

漢書門			
四	二	七	八
六	八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五	二	書
函	七	
六	六	八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78
冊數	6	( 4 )
函號	275	45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胡傳卷之十五

文公下

九 毛伯求金 文公下  
 終不与相臣之禮命以謹也  
 王若利罷命在命今人臣假令制柄取元極政謹之  
 姜氏如齊至 加享會特比只股獨書至  
 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意也  
 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也文公无正家之法敬謹  
 佑冠外比而为奸庶子養嬖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不安  
 加逆婦姜以至与不至總尚起分作誅意防微俱責文公

癸項王九年 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  
 卯元年 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  
 卒陳共十四杞桓十九  
 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音註** 來求止此自是魯雖  
 不脩貢周無求矣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  
 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  
 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  
 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  
 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  
 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



從事蓋未有以春  
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音註姜氏齊昭公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音註前

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音註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至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象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決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里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音註見音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音註與先都同罪也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殺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局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勿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滅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

及箕鄭父  
經于伯國盜刑深惡叔臣之私也  
全波偏私上斷他專示後世意亦要發收書及  
加今狐盟危只照晉又初立政在趙盾



伐鄭遂會救去伐同

經紀外夷肆暴深致責于中國焉  
懲不恪之責列卿就今日言晉主夏盟以下又就列卿中德  
重而後之罪就平日言故書救而稱人正應何以貶而稱人  
句而故字以下直說稱人則傳意源則重放患上宜以懲不  
恪做起則責盾作故書救而稱人言書救未有不善而此  
音人非謂書救亦貶詞也楚暴只点起 晉主夏盟晉字上  
宜加一左字看

楚人伐鄭

外表本德夏之兵春秋之所貶也

楚子勿進范山

只思便了勿分負暴重看无故字傳云楚子親將是事書  
踐土主盟 或用城濮次切盟邑晉君少楚伐遂會救去  
遂會救同

忘世業而放患伯臣之罪也

范山所云不在諸侯即以晉君少言而胡氏則怨其罪于當  
用者左玩一窺字亦即就范山之言合之非指伐鄭也窺在  
伐鄭之前

○秋聘

原世以修禮者之心之怨也

以其類本善故因事而進之非其事可進乃原類而進之也  
聖人宅心忠恕故于聖矣之后不忍重絕亦非以此事崇聖  
矣也此與荆聘傳小異彼重聖人與與人為善世類意差輕  
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重彼則其稱其故曰叛則其  
不恪此之罪于立法只在階上上須力內不使與與使守正  
即指此之夷狄此句是陪說外亦不使與與使守正而通矣  
以中國特之句若純夷如白狄則其善其交際不待而通矣  
如華元聘中國曰狄來純夷以謹華夷之力同起如車作收  
處仍用華元聘照比于中國句或塔塔明與合潛或石門凡伯  
俱欠切

荆敗蔡 荆聘 秋聘

春秋黜晉王之國因備禮而愈進之也

大略

○荆聘 秋聘

春秋兩進遠人之備禮所以合其世也

二聘言優劣但書法有殘缺耳不可以漸進遂進分

者必本忠恕無有黨  
偏之意其義精矣

音註 去上聲 下同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  
是貪得無故憑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  
敗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  
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  
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  
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  
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楚大夫少去聲將  
去聲華戶化反

音註 范山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音註

襄公卒于 支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音註

地道安靜以 動為異故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音註

楚君臣始 並見於經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  
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  
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  
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  
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  
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  
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  
謹厭而宅心忠恕厭於立法故僭號稱王  
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怨  
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  
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  
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



春秋待變夷之國誅其僭而加其札焉

主與于立法一段雖分作要側重怨也楚原中國也何黜之

與與秋等祝融云云

春秋不與絕夫變夷者宅心怨也

重吳楚至矣之後意兩以各以借王引起偏在二聘上既怨

意德結

兩于愛夷者之氣必而推之漸同于夏焉

始皆稱人繼皆君書爵書名而稱使本傳命吳未及漸進

然玩傳吳楚句緊接同書法治例亦可通華見吳救陳傳

楚太子爵吳本伯爵春秋于楚已須本爵而吳止稱子意者

楚僭在春秋前而吳僭始於春秋

春秋本忠恕以待人而進善絕惡皆以漸焉

入夷儀傳亦引曾子忠恕語各重不輕絕人意發

以夷慕夏者進之同于夏以夏效夷者黜之等子夷

上春秋忠恕乃慎用刑重德人之意本世類求說下春秋謹

嚴乃制治未亂後本家源之意本楚事求說

經因事而正妾母之名示于道也

加扁謂夫道于道分重惠公信公字上

十○秦伐晉

春秋重報怨者亦以形悔過之善也

傳因前晉悔之正以責秦報之非是引程氏說后因秦報之

非以見晉悔之正是自家意謂明是二意而意本相屬不必

兩節作去串作又混而不明細玩責秦以全以晉悔之正為

案則晉善已在內了宜主此作文而以或者漢許云云大發

一段于后庶為尚傳既曰謂文曰亦可概而斷之又曰又

固去矣或者云云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不遂非

是不遂立雅之非現傳中悔過辭改句正應前既而悔之句

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音註

秦人歸僖而曰僖公成風者非燕祿也亦

猶平王來歸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亦仲

子惠公之妾也然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曷

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禮乎曰寵愛仲

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

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

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

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

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

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甲項王十年晉靈四番昭十六衛成十八蔡

莊二年十九鄭穆十二曹文公壽

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

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音註

滅孫辰

文仲也

夏秦伐晉音註

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

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

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

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秦伐晉重貶秦楚人侵却執罪楚  
春秋而扶反正者皆托貶以見予焉

經紀王臣與盟而實分之失自見矣  
見雞澤傳主王臣將命二段魯種並斷去須體貼不待書同  
意方妙

○次厥貉  
即大國被兵而游夷之情可原矣

經紀駐兵憑夏者之心而顯從夷者之志也  
上重師等兩指上誅其心下重言四境之虞上誅其志  
本謀伐宋：覺之先為所貪變怒為所洩而移之也歸之  
耳下書伐麇以著其罪非崇其伐麇即伐麇以日其惡宋之  
罪也

加伐麇同只照楚邊書法○或欲再加新城駭後添足  
○或六 伐宋 厥貉 伐麇  
憑夏附夷之罪詳其勢而可知也  
有滅江六平陳鄭事責楚原三國事責蔡如單獲伐平陳在

九年各履補去江六加伐楚次大意同以亦相形楚以三國  
形蔡  
滅江 滅六 伐宋 厥貉 伐麇  
外夷時積威以窺夏春秋誅其心焉  
○此上題只少秋侵宋比專主楚一也

兩現外夷小而憑夏之志有自矣  
傳只叙他類宋求懸言罪其甚意宜插寫楚之積威見其志  
猶未厭未徹云至于餘威著于陳鄭而其謀遂及宋矣孰謂  
厥貉之意不在宋也 滅江被齊故陳服出次秦伯所以懼  
也滅六即東夷故庭堅不祀文仲所為嘆也

○伐楚次 厥貉 伐麇 只二次只二伐題俱欠完  
駐兵之情與而予奪因之矣  
全在伐而次：而伐上插寫其善惡次而伐金指伐麇去罪  
在伐宋

伐却途會救 秋侵宋 厥貉  
經德惡小國台徒夷合其志也  
只倒蔡以獲獲事虛補收刑三國書長蔡

憑夏徒夷者其罪均可驗焉  
與厥貉事同但俱出驗比耳  
○厥貉 伐麇 盟戲 尚魚 比盟戲傳  
憑夏外之美惡致終之屬詞自見矣  
下書伐麇於其禍心以罪之下書尚魚著其成功以美之

春秋十五

楚殺其大夫空申音註 宜申子  
西也

按左氏宜中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  
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  
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  
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音註 蘇子周卿士也女栗  
地名關女音汝○頃  
王新立故與魯  
盟親諸侯也

秋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註 厥貉地  
音麥○次以見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是故書  
次于即以見齊伯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伯  
難之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  
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  
者其次為賤齊師次陘脩文告以威敵善  
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  
禍心以憑夏賤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  
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  
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  
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  
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  
也音註 見音  
現

乙頃王 十有一年 晉靈五 齊昭十七 衛成十  
已三年 九蔡莊三十 鄭穆十二 曹  
文二 陳共十六 杞桓二十  
一 宋昭四 秦康五 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音註 麇小國近楚音君楚音君  
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

春秋十五



外夷兵虐小而禍心險矣  
重心于伐宋上使宋不覺則此師在宋矣收書伐麋于厥終

之下  
此題可比下書乘武子故却下書卻缺故却等比去俱未甚  
整

承筐  
此大夫特相合之姑借无妻傳發當所以正之意  
公子遂如宋 言遠湯意諸國賀楚師之不害  
日同伐麋發楚志固言謂近搭通愛重氏主諸侯相恤之義  
亦亦屬影響

現經所紀之發諺有以办其類矣  
此傳只办其非長狄見春秋正名之書要分別種類使後人  
有所考信必不以長狄為狄非謂入于此將正狄之名以  
示後也制禦之舉尚落一層博未及 國名卸歸漆姓防風  
之湯左氏稱長狄即公谷所謂弟兄三人身軀長也而劉  
敞之亦認左氏以長狄為國名胡氏亦因之何与  
○追我徐州伐山戎孤竹及姜戎敗殺瓜州伐陸渾戎等語  
赤狄侵齊洛州白狄伐晉西河敗狄大鹵山后  
經正我狄之名而經卅之慮遠矣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分叙二服而以正名蓋據駱  
只遺我敗狄二服同

士 附聘  
經畧遠人之使以其礼未同于夏也  
見礼聘傳礼未同于中夏不專指今日聘礼言亦非責之但  
畧之耳畧其使人在術不称氏上

滅而後  
貶之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音註 承筐 宋地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昭

狄侵齊 昭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註 鹹音咸 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  
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  
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  
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  
策後亦無音註 種上  
所考矣 音註 聲

丙項王 十有二年 晉靈公六年 十八 衛成二  
午四年 十 蔡莊三十一 鄭穆十三  
曹文三陳共十七 杞桓二十  
二 宋昭五 秦康六 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音註 此邾太子朱儒也  
其曰邾伯見魯以  
諸侯之礼逆之也是故邾太子朱儒魯謂之  
邾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去之徒  
見其悖  
礼義耳

杞伯來朝音註 復稱伯  
舍夷礼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音註 叔姬文公女許嫁  
杞伯後為絕昏至  
卒 是

夏楚人圍巢音註 巢吳楚  
間小國



○河曲

註貶二國交兵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舊說兩稱人主秦納不正四句是歸咎令狐而傳未惟動大  
 衆徒秦師云云是說河曲則故敗而稱人句與其稱人何句  
 不相應即說連動大衆云云亦歸咎令狐不奉詞令即不謝  
 秦也使當初謝秦則今日之師矣云云玩左傳稱趙盾將中  
 軍云云以從秦師于河曲胡氏動大車從秦師語本此則豈  
 得謂逐秦令狐乎似亦未當細玩秦納不正固指令狐納匪  
 徒逐非精念則非指令狐矣晉不謝秦潛師禦之固指令狐  
 禦秦去德承之曰是以暴兵連禍云云則亦說在後事矣矣  
 兩稱人還是原令狐之役以見今日秦求伐晉與秦戰猶  
 大各不省咎故均罪之而不奉詞令句正與前句謂不引咎  
 于潛師之禦以感悟其逐匪之失也貶知德在今日所以  
 知德根令狐來○再玩傳中知已之道云云則不奉詞令以  
 止之為指今日之戰蓋明蓋晉特不明于王事未至若秦曲  
 甚也故敗而稱人正與前年不言戰而免晉相及不言戰晉  
 亦未嘗戰也故知已服是服其罪惟晉服故又狄秦而晉  
 免于貶也○又狄秦已秦曲了今又為此役則秦曲了秦  
 曲則其罪重而晉之戰雖難免罪大較輕矣故皆稱人  
 而變主人及客之例不言晉及蓋輕重之權衡也秦曲甚全  
 在晉服上命輕重權衡要務

○今狐

秦伐晉晉已服河曲 去今狐同  
 同單不可以令狐與伐晉對照

春秋兩紀交兵各執其罪之重者焉

合作兩邊以各稱人提起倒書及不善及上主傳少味

春秋紀兵之例有常變而主客之罪昭矣

主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句出蓋知已之道云云

語故也俱是晉受伐為主但上以晉及下不以晉及

春秋紀事其罪而亦其理焉

主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最合輕重又就兩曲中權之也

城諸及鄆 昔時也帥師而城畏言故也此爭鄆之始

主中丘傳與時亦書句一朝城二邑又用兵以城俱挑入

主世室屋壞

經紀內畜之毀見不恭之甚也

以至魯國衰制之由句要發處○加正月不雨同

大車太廟 世室屋壞 立武宮

象帝之靈海于春秋可考矣

以說禮于上發后合于孫當謹事意不必入斷罪語 周太

廟祀后稷而文武廟曰世室世室不毀魯得用王禮故周公  
 始祖居太廟而作會廟為世室亦世室不毀然始封之君其  
 廟不純未為非禮故終不言新作世室

秋滕子昭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  
 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  
 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  
 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  
 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  
 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  
 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  
 故敗而稱人此 音註 河東地  
 輕重之權衡也 音註 河東地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註 諸鄆本魯二  
 邑近於莒乃

莒魯所爭者以其遠  
 通外國故帥師城之

丁頃王 十有三年

晉靈公 齊昭十九 衛成二  
 十五年 十一 蔡莊三十一 鄭穆十

四 曹文四 陳共十八 卒 杞桓三  
 十三 宋昭六 秦康七 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除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  
 室群公稱官書世室屋壞訊久不脩也何



亦借公在楚傳文于能於子家之賦即衛共協平晉之謀

亦借公在楚傳文于能於子家之賦即衛共協平晉之謀

春秋致意于外楚之盟力王室計也  
不足諸侯有懷楚之謀漢晉便是外楚亦不是晉楚等主但  
聖人之心惟恐諸侯從楚晉王之楚故予其從晉耳當時惟晉  
與楚作對諸侯若不從晉便從楚不楚不怕晉只怕諸侯諸  
侯從晉則楚勢孤孤有所畏而不敢肆君臣之必庶不迫威  
耳若說晉楚等主何以有竹事未大相遠之說即傳未謹字  
要玩蔡不與盟只作事夾帶入 玩大相遠大字畢竟晉楚  
原不同

伐鄭救 狄侵宋 厥貉 新城

賡說夷之罪而因悟聖人予浞伯之意焉  
主宋陳却在焉蔡不與盟一段搭原主倒羅蔡作聖胡以怒  
三国深蔡証明過仍到外楚正意似有見說之

○厥貉 新城

春秋予蔡諸侯之從遠元以爲尋王計也  
蔡人果于從夷正在新城不與盟上見而傳中則楚晉王一  
段原極承予奪而蔡非偏言也宜極極極極極極如單不可  
斷作  
旧加伐訓楚凌夏河曲晉玩兵寺比作晉楚行不大相遠未  
備○又題增股出圖宋從楚奪新城從晉予舍處從晉予盟  
宋從楚奪大謬

○新城 辰陵

經予浞伯以謹大義怒浞夷以正大倫  
浞晉以外楚則君臣多矣存矣浞楚以討陳則君臣之倫正  
矣惟楚不當浞故晉當浞惟中國不足浞故楚亦可浞晉上  
下不恃方好  
厥貉奪楚新城予晉四國伐罪晉楚子伐怒楚  
春秋兩致意于夷夏之間為王道直道計也  
以楚晉王對晉尚力不必用晉尋王上論晉楚終是不同下  
則愈愈于楚矣

辨經新旨

以知父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  
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  
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  
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省音註 沓地名關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

會公子斐音註 斐鄭地音吠又音匪一楚次  
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

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

伯會公諸夏之懼甚矣  
戊項王六年崩于班嗣位是  
申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  
昭二十年卒衛成二十二年蔡莊三十三鄭穆十  
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

昭七秦康八楚  
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音註 昭公卒  
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 陳侯 衛侯 鄭伯 許

男 曹伯 晉趙盾 齊西同盟于新城音註 新城

地 宋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  
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  
知楚次厥貉三国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  
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節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星孛北斗  
經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陶有梁丘葵丘踐土題主宋先代之後亦晉天子方伯其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眾域天之三辰網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音註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辟曰奔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尔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之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則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音註見音諱為賊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春秋左傳卷下

○納捷菑

經于伯臣徙义而曲著其善与  
八百乘重看惟力能克而以义不克故为美义字与力字对引易文証弗克之为美詞至人以改过为大一段正美盾之意漢重察聞义能徙即指不奪長勿与以臣置君平看收弗克而称人帶之其盟君之失正以全其不果納幼之美也

○觀魚

春秋于内君訊文过美改过也  
交过惟观魚为確以有吾特畧地句也或按秦穆衛却衛衍俱乘  
子善易晋侯伐秦秦穆見既不根傳云幽过能改秦伐晋傳云深許晋人临过能改終不遂非指立灵言楚人侵官三節從晋反正傳云大改过許于善三比俱受○或蟲牢見書故傳節能許華即夷是改过從善夾谷歸田者景謝过以质二比稱可

○前幽

近題有晉侯伐秦穆夾谷歸田景俱是改过不知文过改过題已非明文况一边出二比乎  
春秋之諱詞在內公貶而在外為善焉  
內以諱為貶非聖人以諱貶之流聖人之諱而見其貶也  
○納捷菑 入益和米  
經有諱外以善改过者有不諱內以彰去惡者  
納捷菑 子衣奔  
春秋於外臣示其徙义責其存道也

春秋左傳卷下



春秋列國之未易曰乘時微子列三仁之首易曰見哉

納捷苗 四國侵鄰

以力觀伯兵而知其又奚之得失矣

○納捷苗 宋公伐邾 春秋息惡揚善之法特施之置君討罪者焉

上書弗克而不書趙盾下書伐邾而不書圍邾

子哀齊

大夫去國存道春秋之所貴也

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何待今日始不又宋公而出身蓋

蓋救之于道身如愛身子哀於處到此而後所以為見

執單伯

加執叔姬同 經於大國之辱內臣而累辭以罪其私也

証之以罪証其與單伯淫也見公羊以已執之已字指單伯

執叔姬

經於國母見辱而厥治党之法焉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音註 商人弒舍自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

其惡而莫之也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

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

妃齊昭公生舍救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

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

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

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

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音註 累券

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音註 偽友

宋公子哀來奔音註

子哀即 高哀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

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

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

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

避禍而去國出 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音註 單伯周卿

諸侯無執王使之 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

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

子叔姬而証之以罪不稱行

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音註 子叔姬 魯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

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



十五季孫盟

六國以通嗣世吹春秋之所禁也

全在蔡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訊世官者不同蓋連臣先自  
无可世者不必命及子孫之去否而後見其失也傳中主兵  
委政字亦要必兼政不在宋昭時自前相沿如此頃本諸侯  
受賂云云宋不稱使是紀實凡宋盟目身成命者也專行  
君雖不重亦見得逆賊之後宜乎有此  
華孫盟 戰鞍 或三卿伐莒同口或易本年行父如齊  
此好苛也

証外臣之世官而世之若味矣

猶季孫云云之類正証明書華孫乃世官之文也大蓬賊  
浚而可世也視季孫輩徒以父兄相及者又不同矣曰主權  
起分不如此例單

臧孫辰 叔孫僑如 季孫行父 仲孫蔑  
臧氏內之世官而外臣之同紀者可例矣

○書故 會奔

謀委政者必其不愧世官者也  
此就世臣中之可委政者反照逆賊之言可世也余以本傳  
為主而借書會二八以終之不可謂書能如此未遑卒冒非  
乘枝非子臧云  
加城濮乘枝盟臧子臧同  
賢者之類

嬰齊如嬰齊也

國佐如師國佐國婦父子

此二比可搭

叔舍至舍計豹子

行父如行父季文子  
此二比與與博中季孫叔孫相犯亦似不妨可搭

取却臧臧伯信伯子  
此股非不通但臧在左傳不知曾會嬰齊叔舍果明著于

經耳

他如書乘臧文仲哀伯后春秋既賦文仲便不談出戰鞍  
文有盟齊字本文黃何季孫等似得或尹子伐却成十六左  
傳若伯使臨季孫事也即嬰齊九悔國左聘不見國佐好  
處以上數比俱不可搭

功臣之書  
值物陳趙盾夏之書口或新城本文亦有趙盾口知令孤  
盟庶便不佳  
書信蔡乘枝之書

弑君之罪以顯而奢人黨賊之惡未彰商  
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奢國之  
人而濟其惡也奢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  
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其母而莫  
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  
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典  
挑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奢人挑  
子叔姬所以旁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  
討罪之旨厥矣故曰春  
音註 施去声  
秋成而乱臣賊子懼  
音註 難去声

已匡王 十有五年 晉靈九奔懿公商人元年  
西元年 晉成二十三年 蔡莊三十四  
卒鄭穆十六 曹文六 陳靈二 祀桓  
二十五 宋昭八 秦康九 楚莊一

春季孫行父如晉音註 季孫行父魯大  
夫即季文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音註 即華耦為華督  
孫故稱華孫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素  
侯受賂失賊不討使乘宋政及其後世繼  
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  
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  
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  
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  
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  
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  
者之類功臣之曹為世  
音註 傳去  
聲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音註 大夫喪還不書善  
魯感子以敖父敦

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文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



會宋趙武之會也歸同此也或主祈奠之子午非是  
功臣惟乘越為也以其曾見于傳也他如士燮聘或列陵洩  
會于士甸聘或士洩于韓起聘或厥子說功臣便不確至如  
晉侯伐衛文元先且居先軫于經文先且居名靈齊楚盛  
乎氏曹浚來作逆難說他好此尤不可搭

春秋有示戒于逆嗣者有寄美于美嗣者  
華孫公孫四字有味都在聖人意思上發兩傳未俱有美者

功臣語  
單伯至

春秋字命卿之歸國尋王意也

人臣禮當尋王故尋王命正所以謹臣禮二句不平極在字  
單伯上命  
加逆王姬會伐宋如齊倒至而不名仰○再加意知至會至  
亦同

單伯至 意如至 會至

經紀大夫逐國字夫受命者焉  
如單以意知人相形見王命所在執事不淥輸美志不淥先  
意

單伯至 會至  
而紀內臣歸國而奇之矣之文明矣  
合作俱以大夫批而至則名問起叔合亦是言名但重垂罪  
字見其美耳

春秋左氏齊人賂晉侯則傳中受賂而還為晉侯發也不曰晉  
入會以下為諸侯與魯也玩傳以受賂晉晉即接云不曰  
晉人云云則分惡還是分晉侯受賂之惡蓋他晉受賂故力  
分之而魯初不與盟亦不為晉罪矣但不當一顧而脚規  
傳命晉與諸侯同德而魯君云云又是另推以歸魯意  
依傳抑揚渾斷為妙時說分惡是分商人之惡又云只主諸  
侯與魯二意者傳殊不遠 陳恒弑君至况于隣國乎一段  
是斷罪案非單為諸侯發也現况于隣國正与况于隣國  
相立可見

加刑敗蔡楚文刑伐即于九王與狄君臣同詞句只作對起  
倒諸侯作不必及魯等于夷狄全在不明君臣之文上方与  
君臣同詞意貼口敗蔡此或易刑伐即楚穆文九○有軍用  
盟唐一比作例于君臣未明  
聖意討商人四人伐宋討宋艱 下段旧搭合尾不如伐  
宋有味

經駁矣又之君臣而討賊之心切矣  
一比之夷狄一比之賤者須說委悉用孔子告哀公事  
歸并姬  
大國自絕夫君毋党惡之罪彰矣  
傳前段力案后段力斷案看批并姬傳

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情國  
史記其事仲尼因而而不華者以教著教也  
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  
蔡仲曰尔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  
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婚異  
者無所書而不尊 音註 便去声 婚  
王命謹臣禮也 音註 救畧反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音註 入國書大  
夫於是始

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  
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 懿 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  
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夷狄君  
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  
國局為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  
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  
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  
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  
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  
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於鄰國初不  
與盟會者乎魯君 音註 号去声 復  
之罪亦可知也 音註 扶又反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尔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裁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音註 郭音乎 〇兵事

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惠匡王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 〇祭文公申元年鄭穆十

六采昭九紘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音註 陽穀 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即內君麻禮而心之怠甚矣自是公每疾亦不視朔矣須叙明奉以告在貶事神出視朝政貼治民心故要發透本平昔厭政說求方切久字加如晉有疾復昭廿六依傳亦倒不當以訖其怠親其恥令加作主不告朔不兩屋杯盟危穩作不必倒〇比三不兩使只多不告月不告月不視朔內君之怠政于廢屋察朔見焉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音註 鄆丘齊地或作屏 丘鄆音西又音妻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音註 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音註 泉臺即 鄆臺也

毀泉臺 加築即同泉臺即即臺望國華先人之制春秋原其心而謹之也雖勿居可也句重是處置得先祖為之非矣句道理



○滅斤

外夷殺我以靖國春秋滅其罪也

取滅之道以理言謀國之善以事勢言去母竟謀國也重使  
楚非危急存亡之秋則雖曰討殺亦未必怒之若此宜以斤  
罪從起重懲作以如履神入斤罪曰云楚勢之急在謀彼上  
見得與大飢云云言下者博涉深不是大飢云云楚人為何  
謀從謀從句乃是失策知而勞費獨曰不可正其善謀也善  
謀全重不徒上見得他有意意射文多善善左傳事寔是用兵  
之善謀謀國之善矣胡氏為宋制不用兵而南渡遂至不振  
故以此傳○曰滅斤亦為多罪大謀國之善自是好話謀國  
自善滅國自惡原不相憐但以斤罪與楚謀合觀而度其情  
勢則罪為可滅矣 列書三國使若不專于楚亦楚不稱師  
使若未嘗有重兵之舉去

○滅斤 遷州來

頃以斤蔡之罪重起倒楚作勞賈申包胥

國之安危關于謀之得失也

○滅斤

頃以斤蔡之罪重起倒楚作勞賈申包胥

楚取忠智之臣而知知愛之道矣

傅本落在高哀今對作非傅意去題既脫母不对又不成休

姑主分作頃以瀆意諸為主不赦止不赦正正與闢其君相

反待其及而死之正與見我而作相反

或加司城奔或加如宋復意諸伐傷意諸死事不安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典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 秦人 巴人 滅庸音註 庸東南小國

楚大飢戎與麋僕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音註 阪音反為楚之罪詞也音註 于委反

冬子有二月宋人弑其君杵臼音註 昭公弑弟文公

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賊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賊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弑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賊者比乎聖人獨取高哀之去而音註 當去聲書字以褒之也音註 居音基

辛丑王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 齊懿二 衛成二 亥三年 十五 祭文二 鄭穆十八 曹



者、四人伐宋

經于列知罪惡而深罪其失職焉

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職正說知之所以可貴也與賤字相反取字重看一念及取則討賊非以為人乃自為也故曰不敢不告不如是則賤廢矣欲行天討天字有望之、意成其亂指立文公言即出入不辭討內不必作兩層加敗言大夫齊人伐賤者只作例起○或卸缺入蔡齊人侵西皆文十六

慶父伐 伐沈、潰

大夫稱名氏賤者劣諸人一經通例有何味而搭題乎且易比甚煩可厭

、四人伐宋 行父如

經重卿取而示戒于成惡者焉俱重和上發揮上不討宋鮑而反為成亂下不討宣公而反為請會

春秋累討賊之无切者存君臣之義也

伐宋時已立文公至是晉復合諸侯以平宋也傳未及受賂語不必提

、四人伐宋 會處

縱惡之罪无君臣一也

其是責諸侯与大夫然意却重明人道之大倫上觀傳中故字緊接而又曰不然云云可見二則字要玩正見人人有討賊之責意

四人伐宋大夫會處諸侯四國伐却方伯取終鄰國比取國經傳

春秋重討罪故凡縱惡者皆記焉

文八陳靈四祀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音註

自閔僖以至終於春

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係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列國之卿其君所共天位治天職者朱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

職矣故皆賤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劣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桓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音註

聲姜文公之母或作

姜聖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賤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孔丘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壬匡王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齊懿四弑衛成子四年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

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膏卒音註

康公卒子共 公立莖音莖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音註

懿公弑 凡惠公

元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刑耶歌之父而使歌僕納闔閭之妻而使賤賧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典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一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

遂得臣如

內臣表使以謀遂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遂得臣五書只此起問耳而罪則專在遂也宣元遂如齊傳

得臣不能為有等意遂亦可

遂之師賊文仲為介敗賊侯并夏為副

紀使將有常體專其責也

車發所以使奉上去稱元師之意與題比全不相干

先蔑奔 遂公子惟爾士會為介

執良霄 告絕也太宰石 為介

叔弓如陳 昭三壘滕成也子服楫為介

舍如晉 昭三謝取和師之罪也子服回引介

他如公彌園逆女位奉為介豈可通於會杰在會諸人亦皆

有介會宋并向為介亦杰出使如前諸比為當或執意

如子服湫從從君于會而執此奉使比亦勿搭

降稱元帥

戰却先谷副林父 新築石稷副良父

書救同括副 良夫侵宋齊相副

韓厥伐却首偃副 取齊伐吳表三 鄧康副

舍之入陳于產副 大鹵魏舒副

國夏伐定八高張副 國書伐陳陳莊副

他如大棘不書樂呂十三國伐秦不書樂慶亦可然終不如

獨將者為當 戰鞞 去二例同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而遂謀專兵之罪著矣

要貼款以起問者意

會向 三卿伐晉 加二例同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有著其失休者有驗其專兵者

同上口出戰鞞會同

遂得臣如 會向

經紀並使之文有著其遂謀者有著其失休者

以使奉上去揭問起下是以內知行則不得書身上有小

遂并

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 歌音融 風津 懼 音註 忍反 音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交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和謀發於奉使



異

卒 莊紅宋子公即位 上易會溫陳共終子  
春秋酌君嗣之稱有重其恩者有節其情者  
宋襄在喪稱子綠人子之心云云魯文踰年稱公綠臣民之  
心云云上繼世之恩下情文之節  
孫和 查官 綠得臣如 夫人歸  
主傳何以知其賊乎一段

亦不令其歸  
亦不令其歸  
亦不令其歸  
亦不令其歸

即國母歸國之元歎知罪有所在矣  
傳首三句乃办証之詞以此提起倒敘壽仲遂宣公身上新  
收不待駁  
加係知同只照得歸于齊一項說無罪上倒入正意

之日而公子遂弑 音註 為去声  
立其君之罪著矣 音註 復去声

冬十月子卒 音註 子謂子  
赤也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  
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綠民臣之心也  
子卒何以不日過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  
名不名而過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亦是  
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過弑者不地以見  
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  
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  
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  
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  
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  
矣 音註 復去

夫人姜氏歸于齊 音註 姜氏齊女  
即哀姜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  
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  
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羸宣公不  
能事至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音註 適音嫡  
見音現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音註 稱君名  
無道也

春秋胡傳卷之十五



以制味同... 宣公上

宣公上  
公即位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其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加文即位主美惡不嫌同詞上非予文只因文示法耳  
四國伐惡大鄭鄭伐惡小叔邢美小遂赦許美大盟厥丘  
盟平丘同論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道有不嫌于同者為  
異詞者恐人昧其輕重之苛也不嫌同者為人心自有是非  
之公也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匡王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  
丑五年  
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  
年  
晉文十年陳靈六年  
桓桓二十九年  
宋文三年秦共公稀元年楚莊六年

春秋胡傳卷之十六

魯宣公上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  
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若其  
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  
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  
一惡無  
嫌於同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音註  
尊君命也

宣公上  
公即位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其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加文即位主美惡不嫌同詞上非予文只因文示法耳  
四國伐惡大鄭鄭伐惡小叔邢美小遂赦許美大盟厥丘  
盟平丘同論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道有不嫌于同者為  
異詞者恐人昧其輕重之苛也不嫌同者為人心自有是非  
之公也

一美一褒異  
盟出書同葵丘再言  
歸三田書來歸二邑不書來  
一惡一貶異  
滕薛朝書而不削滕子朝薛爵  
楚丘設諸侯  
綠陵不序  
平丘再言  
或用取鄭防不諸取邑取鄭諱取國書取反似同詞雖說內  
以諸為貶似費解○或如齊至書月宣九如齊至不書月宣  
十書法雖異然惡寔年大小均不可易



笑惡與嫌

於蔡仲 卑伯伐宋 同一禽，師書字一見，齊一浼伯。

于襲伐 樂林伐 同地而浼伐一為不義一討不義。

入師 圍新成 同書伐書同一獲夷一獲夷。

齊伐鄭 城邢 同稱師一著暴一秋盛。

盟 晉宋伐鄭 同稱人，一節兵，一黨惡。

楚子伐宣 亮北 同書同一與其秋，一惡其疑。

或只就美惡字嫌擬題，不如桓即位及蔡仲傳，已有美惡不嫌同詞句矣。

後幽美小蔡丘美大清丘惡小平丘惡大。

經紀伯事之美惡因小大而異詞焉。

全在書法上做，傳意美一也，四句原引起一美一惡一詞。

此題雖主前四句出然，幽清丘皆書同蔡丘平丘皆再言，仍要將不嫌意添明于後。

盟也小救邢小遂救許大蔡丘大。

以尊王安夏作目題而甚好，但只擬美半邊終不可訓。

送逆女

望國越禮而婚惡自見矣。

必羸遂始謀必字，乃胡氏料想七詞要發得活，此謀正是廢禮之由，重廢禮上玩傳其後，滕文公云，則魯因此而為故事矣，不似一時越禮已也。

加遂納幣文二主文宣莫之行句，皆是喪未終，一重志字一重謀字。

婦至

經取夫人越禮尤顯妾母之罪焉。

夫人与有罪句，即逐婦妾傳，冒禮而往，意提過重妾母用事，斷罪嚴，羸妾不得婦穆妾，今即以兩逐穆妾婦之見，羸已立為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在喪不顧也，垂簋意亦要於此。

加逆婦妾文，夫人教羸分俱重喪禮上，亦與夫人只帶入。

○竹父如

直紀內鄉之本使，謀同之誤見矣。

堵侯立鄉，四句家重，正見其有討賊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

也，謀同如此，雖指上納賂，請會，然意重不能討上，未段謂惟其如此，故雖有最嬰之勤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貧而僭責之。

或云引晏嬰亦以其不與崔杼之亂似不必。

如平州濟西如傳，驗起倒，卒收不待貶，須知納賂請會是一事。

如晉文六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成夾谷 歸田

內鄉名遜于頭君者，以濟惡也。

全傳題也，同單照傳用，不氣口氣足之，不可以齊字挑起。

去而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

如陳文六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魯乘周禮喪未暮年，遣鄉逆女，何亟乎太

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

宣公懼於見討，故結于齊為自安計，越與

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羸仲

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

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日，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

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音註 尊夫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

夫人典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

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麇，能以

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

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

逆婦姜于齊，府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

敬羸也，敬羸變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

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

以子貴為回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

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

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若妾

毋當國用事為後世盜者也，槩指為有姑

之詞而不察其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音註 腐音



內制秦使以濟惡雖貧行不足取矣  
如卑仍用不然口氣虛說不能以君顯便了勿露憂  
如齊 夾谷歸同

同上即要對作亦須以行父配晏嬰命起而後以大臣斷其  
賢否方像傳

下比或易代衛晉襄十二晏子不洗崔杼之淫瀆淵衷廿六  
晏子私于林向精什衛君德不繼

行父如 楚子代鄭宣十 加平州濟西同  
詳經文之芟削而濟惡與爭試者罪俱著矣

下書平州云云所謂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  
削之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放甲父 經於伯國擅刑而因示上侵之戒焉

專放是通例傳為公羊近正之說亦耳提過倒盾庇穿上蓋  
此命出晉政之在私門來上侵者侵其君侵其國也專政便  
是上侵之意政在私門便成了上侵之勢非有二屬趙盾當  
國四字重看桃園之志字即崇傳志同志宗指盾言不指  
穿傳雖為狄夷臭不書穿而書盾張本然亦標在上侵內不  
作文重垂戒上實責晉君固非亦不必死責盾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傳大夫當官一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叔王晉臣說方與既  
又二字相應甲父晉臣子也既既又二字意本亦宜如傳問  
不可大分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傳大夫當官一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叔王晉臣說方與既  
又二字相應甲父晉臣子也既既又二字意本亦宜如傳問  
不可大分

于其去同河曲 放甲 或加侵崇上侵者  
有伯討之非正而伯臣之行私可戒矣  
以既又二字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例入上侵作

放甲 侵崇  
伯臣上侵之志于用刑用兵而見焉  
放傳云其志同形于此侵傳云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

重趙盾上  
放甲 會向 伐秦 比漢傳  
專大權而委大政伯國而失之矣  
命時討罪專之諸侯禮樂征伐委之大夫

上二比或曰曹殺大夫傳重戰及甲回此然彼傳放甲服太  
深故不歸

放甲 鞮歸  
伯國之操縱皆在于私者也  
則不用命則罪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與可也而放之云

桃園之志錄寄頁之故則變為重均始端之刑皆逐可也而  
鞮歸云云請公之廢

平州  
經于內君定位之好愛文以治光焉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命時變然所以惡其與公皆正

為此蓋嘗所恃者公耳今先誅夫公之執則公果不足以定  
位矣後明覺之無益而惡覺始孤若此說覺惡之罪未遠收

會字  
如速如行父加以服藥國臣子既說之矣向

如速如行父加以服藥國臣子既說之矣向

如速如行父加以服藥國臣子既說之矣向

顯各典晏 音註 積子賜反相三君而無  
嬰等矣 音註 私積事見襄公五年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  
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  
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  
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  
挽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  
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  
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  
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 音註 呼去声止  
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音註 治軍門之  
呼事見左傳  
文公十二年

### 公會齊侯于平州 音註 平州 齊地

按左丘曰公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  
踰年與中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  
定而令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  
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  
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  
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  
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  
稱及齊而曰公會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  
賊子必深絕其黨 音註 請負芻于晉事見  
而後為惡者孤也 音註 左傳成公十六年

### 季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  
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  
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  
矣然制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











晉侯伐一 起父故 渠林伐 加盾救同

經立君臣將兵之例允示謹微之意焉

渠林伐 加盾救同 例非變列也

晉侯伐衛 起父故 經別君臣用師之稱謹禮之意也

借題發意只在稱謂上韓君大夫之依君將不言師見君為

重非大夫比也大夫將稱師見大夫僅與師敵不敵此君也

此正君謹禮於渠林則謹于微之意謹說在兵叔之得專主

不得專主上命是謹叔非謹禮也

出郭陵書禁于艾陵蓋書師將同公伐鄭友敗言亦同口誦

知重君服搭不游戰辨

紀昨義仗義之兵不嫌於同師也

在伐上見不必于公上求意義然既傳云此其地則以若其

美本穀界諸若守專指其地說似致空不得大抵立嫡則其

理甚明也向亦伐自是舊舉債事討罪其兵賢輯合而後伐

自是持重詳審要則書法不將不來明一番非僅也

渠林伐 起父故 大棘敗獲 渠林師敗

春秋紀兵立汪疑于君之防明將守于師之嚴

伯國求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傳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提謀之

近以推其心之逆然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字可

見晉國者亦不裁正而是驗上語不可以穿盾分服由穿

歸盾上方得其端又見于此意者便只見与求成之適相反

勿波伐晉傳私意無名矣

伐楚救江 侵崇

伯臣以攻与之策求成而心之逆可推矣

只論其事與此命其心蓋伐楚非後從曰攻所以被理之所

有若侵崇求秦方是理故曰讓已甚故曰異所以然者則

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

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衆

弒君子桃園而上鄉以志同受惡其端又

見於此書便以見所以未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

策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

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

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

蓋既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

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論去

甲匡王六年 晉靈十四 齊惠二 惠成二

寅年崩 一 十八 蔡文五 鄭揚二十一 曹

文十一 陳靈七 杞桓三十

宋文四 秦共二 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音註

大 至戰於是始於

是凡戰書大夫

兩軍接亦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

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

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

輕後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

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若是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

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秋于境欲

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

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

以責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

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音註 將去 聲並

春秋十六卷 六



全以一人之正法於梅說透法不赦宋而晉自見同以燕  
伐燕曰罪羅致討可見鄭罪魯當討使晉不問宋去則此師  
與宋故矣我從楚我後同宋伐之鄭將有詞以討我故曰瑕  
言示以瑕隙也而指伐時言非有異其同特釋宋為瑕收和  
而伐守帶之  
加伐宋今處列會倒單丹加盾救只照已免諸侯之詞  
只全居晉宋伐亦同不可以同好連兵分作  
齊人伐鄭 晉伐宋  
上高罪致討曰伐將單師以稱人正與下相反以書法此出  
似太判

二 大棘敗獲

經守師於將叔玉道也  
人以時尊多重之師單多輕之故全人立輕重之概衡以示  
兼重之義大抵此傳為師之當重而於首云大夫帥師與師  
皆后又以元帥於開而解云自行師而言去云蓋眾為師本  
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則以其為三軍司命之故非  
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為師也示人君不可輕視大眾又  
重將師之選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而未免如公曰與師  
之病故選將亦為師也語其義則重重其所以重則皆為  
師而不知將帥必知克去師亦謂是輕將亦輕師矣楚恐其  
師而不知將帥必知克去師亦謂是輕將亦輕師矣楚恐其  
王道輕重叔衡須與楚師通傳命重眾亦有此句書法只以  
既書復又書敗不必復指叔元帥師使鄭傳以宋 王亦安

○大棘

春秋秋受兵者以兵加之有詞也  
見晉鄭休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必  
宋為輕也過不書伐是罪在宋也宋主是罪宋楚之命鄭伐  
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但前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  
之形顯見矣以就宋與鄭戰自楚宋自有罪也而伐之皆  
不意每詞矣有詞是就宋命楚就楚就其宋楚未嘗馳詞時  
說云楚理直甚謬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分  
番番晉方勉或于宋借理曲不依服鄭尤謬

衛師入

單伯伐將城邢師大棘敗獲  
春秋秋師時而必叙其詞亦重之義也  
出驥一一如傳以所帥師代本此亦同  
脫出上句以訓義重或偏重對欠楚即而截通作意亦欠  
完不成題  
單伯伐將城邢師大棘敗獲  
春秋秋師時而必叙其詞亦重之義也  
從叔過德祭示人君不可輕役二句合三項方見迂屈權衡  
不可獨倒本此  
威下陽師敗賊將盾師救陳  
同上 以此為例隨易皆通  
大棘敗獲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同上 既既則出則以本此義重為主而以下二例翻上發  
明之格亦當

○大棘

春秋秋受兵者以兵加之有詞也  
見晉鄭休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必  
宋為輕也過不書伐是罪在宋也宋主是罪宋楚之命鄭伐  
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但前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  
之形顯見矣以就宋與鄭戰自楚宋自有罪也而伐之皆  
不意每詞矣有詞是就宋命楚就楚就其宋楚未嘗馳詞時  
說云楚理直甚謬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分  
番番晉方勉或于宋借理曲不依服鄭尤謬

同德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  
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  
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  
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  
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等無遺  
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  
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  
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  
所由來 晉註 為去聲情換  
者斬矣 晉註 為去聲情換  
者斬矣 晉註 為去聲情換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  
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繼不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晉註

公黑臀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  
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  
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及不討賊以  
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收辭仲尼因  
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



○單伯伐 三師救邢

三師將之皆而救重之也蓋明矣

次即 國卿 師還 河曲 戰卿 伐秦

何以輕用輕送立命然與本傳意多常且示人君二句原不

可擬題

○三國伐宋桓桓兵圍宋文謀帥

師將宜重二伯其知之矣

此題亦于傳字當且重師重將不當分二事出題以題面好

姑存須借題發出不可偏重意不徒美桓文亦不可說桓專

重師文專重將須互補

出圍宋文謀帥與戲世不戰同但逐傳○重將或易戰卿不

亦林父彭衙不替出防諫林父孟明心喪師矣可謂良將手

矣師 或僕 大棘以獲

師將不可偏輕則楚可登已

因將輕師以師輕將楚是不知重重之必維責耶楚還漢知

大棘 戰卿

春秋兩紀主兵多非重討賊之意也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主晉救不言救而以晉主二書法

甚盛蓋兵執道之宋不慮其詞救討我逆之楚則非現露也

○秦師伐晉

經顯伯臣之乃兵誅上侵之意也

與侵崇同但彼因宋成而為其情此因秦服而益強其情則

其寔即求成而侵與其情便見非侵崇時尚隱必待今日始

見也穿盾低昂滯滯須就情見上秦上侵之意○字即二情

字與上情迷心○字忘同志字相照由來漸淡裁若時看不

書代豈以正秦之名書圖又似以累秦秦故等削之如此

加侵崇同狀一侵一代而不書圖其

新成橫爽淇林討武

伯臣若于謀國其甚于過譽矣

宣子營因築身備某文注說一生若橋事以實之豈矣

外公孤交內難盟危救陳恤外患同○有全出四比指

元年稱元因春王正月次王次春華伐陸渾志夷攻華楚

侵鄰不書牙晉則

華削則華必有以也語甚泛不可摘股

秦師伐晉 楚子圍宋

春秋兩紀致師有以宋成非道者有以待殺非謀者

晉攻秦之與書伐而不書圍宋攻楚之與有詞于伐而得書

新成 渠林 伐陳 公孫 比四國宋傳

宣子當國箕子濇萊驗上侵子產當國方有令政驗消變然

○四國侵鄰

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

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

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

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突

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

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

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閉臣子之邪心而

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

卿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曹充

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

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

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

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

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

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无知如史太鄧扈

樂之徒皆蒙婦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

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

子懼 晉註 斷都亂及並 同案音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王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

元年 二十九 祭文六 鄭穆二十二年

曹文十二 陳靈八 桓三十

一宋文五 秦共三 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

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

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

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

來喪紀浸廢有不奔 三喪而遠適他國有

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

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

復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无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有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祭亦明矣旣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註為去聲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礼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陸渾之戎音註

陸渾之戎按地志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允伊川遂從戎號渾尸門反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規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也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迂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伯兵之不統

伯兵之不統可為不正本者哉其時說物云楚理直而壯晉理曲而老其漢師之老壯在曲直非不足而去之若以理曲也惟晉之理曲而不直故楚雖不與畏開柵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不壯耳傳何當云楚血而壯乎避字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為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為理曲亦須根大棘來惟宋賂釋宋則加兵于宋者為有詞而晉之為宋而報鄭為無詞將何以服鄭而啟楚哉聖學之不正末流必至此也可不慎乎有舊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開說垂戒此意亦要緊

伯兵不統於外夷由理曲也

一軍下大意如策不能服鄭不統於楚二句俱在侵却上或以大棘為不能服鄭或添棘林伐晉宋伐為不能服鄭對此二此俱大誤

晉主盟當國之勢宜其多所畏矣

晉主盟監則勢尊而可以号召而既當國則权重而任其枯槁且合諸侯之師而畏一開柵豈非理曲執要之此二句不可擬題

四國侵 平言却

怪於討戴平怨之至成而晉責之以本高

本失于始事以令飲春秋行事必正其本

夫于已事以正春秋成后世不知治本

二國兵弱而國危皆始謀失也

晉靈覺宋文伐陳皆始謀不愷皆有訟卦上云正本下云瑞本

春秋兩紀兵可為理曲若戒矣

俱有師之見壯在曲直句全在晉宋上命為曰謀始書曰皆犯

季子歸 子哀奔

列人臣出入之迹而伯臣之迹可據矣

主討賊越境二段兩箇字

要若力季不与子慶父哀不與季宋艱心出子哀奔華元歸華元雖討賊非執事公易季友甚當

或出立平衛奔非是上石

諸討州呼非反而討者也下孫齊逐君遠伯王不對而出亦不切裁此伯王非不復若乃不郊



據蔡夷之必歸我楚猶受之階也楚為楚之窺也現兵門  
假皆窺劇之心或謂是德二意俱自全人作怪意上矣  
不必增出經世若當如何據却來夷狄相攻不志以其至  
與于中國也今之或說推處王勃而楚又云云此其關係  
何如不可勿志矣傳體推處方透不必大分允姓之戎居  
陸渾在秦晉西北而秦晉之在于伊川乃從地為歸曰陸  
渾之或傳云陸渾在王勃之側謂此或在王勃之側為成  
夏雜地非謂陸渾之地在王勃之側而戎乃居之也雖邑天  
地之中語所不著陸渾戎與楚是二種

○伐陸渾 滅舒蓼  
春秋兩志外夷謂政為王道世道虛焉  
據以夷狄相攻不志問起上自窺周上看下自持為中國愛  
上看

伐陸渾 滅陸渾  
便重王憲上陸渾戎不謀謀處王憲中國宜據清王憲二意  
尺整面刪

○楚人侵郢  
修子反正故楚獨著獨受若之罪焉  
晉成初立句重若此正却人迂善改付之由何楚皆晉之心  
此魯足以自白改轉敵得其時楚獨侵楚之執証說不邪不  
妙須實責楚上流也惟出休著楚罪修字有味善楚侵自不  
必書及晉平于此意不重  
加公危侵陳宋同侯比只說從楚不反病中國○單加侵陳  
宋亦同意

晉侯伐秦 納捷菑 納捷菑歸却並同  
改付便慢行善豈可分二比出題若不分戰則一意又不當  
出二比

楚人侵 公共伐齊  
能反之正變之正者皆不可以兵加也  
鄭祭事述演叙得分曉則楚兵上  
曰此宋師圍曹或盾免侵俱有罪刑善法然反正反已二反  
字不相蒙推格  
宋師圍曹

終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不責二族不能討罪只要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起  
兵然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故楚結之曰宋惟有不赦云  
云要知聖人憐討賊意使人知一為亂賊人得而加我  
不淨而加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後即少知矣  
非但欲宋之息兵已也收不書伐宋而書圍曹  
加伐宋會處救陳晉宋伐俱是宋有罪莫治同梅林謂莫之  
治即指不自治欠通

圍曹 平莒鄭  
經於報怨平怨者均責其不自反焉  
二傳俱有平字治宋莒字  
此直說侵亦主自反俱有平罰  
○平莒鄭伐取  
說私心不終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或矣  
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蒙鄭有婚姻之好其平

春秋左傳卷之七  
秋赤秋侵齊音註  
赤秋始見經先侵謂唐叔  
子孫別在狄者謂之赤秋  
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  
譜云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及逐武穆之族二族  
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  
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  
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濟源之意也武穆二  
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及躬自  
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  
有不赦之罪莫之  
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音註  
穆公卒靈  
公夷立

丙定王四年音成二齊惠四衛成二十  
辰二年四年 七鄭靈公夷元年執曹文十三  
陳靈九祀桓三十二采  
文六秦共四卒楚垂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音註  
邾已姓國音淡今為東海郡  
向莒也音向今為承縣○莒

邾二國相怨故公  
與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  
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  
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  
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乞其降心  
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  
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  
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  
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豈未免有私鄙之意且橫齊為重善所以不肯也以利心蓋成節利其解如之勝所謂私係是也非指取向傳未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平怨之本非責其不自反而取邑也六書取以著其私係之罪一書法餘俱釋文

以利心節成雖強大不能行于弱小反照其意謂

經斷文惡自恃政得兵倫之也  
只於西可以不從意不重事迹○上易公樂文十四子家相  
鄭伯賂鴻雁載馳

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交求諸已  
斯可已矣

秦伯稻卒音註 共公立 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音註 靈公

弑弟襄 公空立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婦生也而以婦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欬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婦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死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婦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

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我比方君父婦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若行皆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

秋加齊至

望國時利交危之道也  
篡弑謀齊三句串說惟以暴就讓之故略以一地而不止又以其在事之也利交是奉向利交指略首言奉字指卑屈言義之與此為可安是形密利交之必危以為後戒非故其終齊而事天子方伯也高固事未見得殆倘公不即從殆矣此見在事亦不可保而况天子方伯乎  
加平州濟西只亦利交事與○再加如齊至五高固事亦同  
以此年皆至



如齊至四如齊至五 加高固逆同  
利安必不可安春秋廢為之危焉  
主此皆至句極欲極如中不啻以義札分四比年尺指  
兩如齊傳中故字疑頃始字來惟有高固事故此二年書至  
辨作危以後三至俱辭作若慢王之罪出五如齊至寧可主  
蔑如齊傳每行必至句斷不可主此傳  
如齊傳十如齊十二如齊至四如齊至五 上或易而凶  
主義安故不致利危故致殊杜撰且本傳義字反哀弒魯公  
指洪伯亦何當  
○楚子伐四

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罪致討句極重全人全是責中  
國意姑借此以高討賊之法其實楚非為討賊旧主与楚固  
非即云冬人望楚又云可以棄不軌之罪亦非  
楚子伐四 哀  
春秋重討賊故稱哀楚夷始皆何罰也  
婦生徵舒俱本諸夏不能來  
○如齊至

逐君如大以取廢經漢意其昧札焉  
只此公請昏便是廢昏為之主時廢中枝葉其昧札即前傳  
以慕欲云云前時利交言故曰榮性可取辱言故曰札其寔  
一也若欲人謹札以居位句可見書法是詳書禮法在內  
此題宜收書如齊于高固逆之上時說收書至是說而傳不  
加高固逆同取辱我強婚言○只高固逆亦同事既廢婚上  
高固逆 公辨  
將子產形宜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札非謂不昧札  
以詳也

丙子產形宜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札非謂不昧札  
以詳也

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  
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  
之與比為 **音註** 比去聲  
可安耳 **音註** 夫平聲

冬楚子伐鄭

丁定王 五年 **音註** 成三 宣惠五 衛成三十一 靈  
巳三年 五年 文八 鄭襄公堅元年 晉文十四  
陳靈十 杞相三十三 宋文  
七 秦桓公榮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音註** 高固齊  
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罪宜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  
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  
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  
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  
國漏小楚公子圍之貴高強大來娶于鄭  
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  
得極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  
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  
不知以札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  
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札以定  
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 **音註** 幾不得撫有  
近於札矣足遠恥辱也 **音註** 其室事見左  
傳昭公  
元年一

叔孫得臣卒

丙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  
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耳仲遂如齊謀弒



高固叔姬來  
經禮之行而罪各有所歸焉  
反馬來寧之非禮提過重齊高固失君臣之禮  
大夫適他國二句通命理法如此不可以春秋大夫當之且  
奉命行公原公不許今但以言使屬君命不言使屬公事亦  
深德本倚惠公許其臣則固亦有君命但非公事則君亦不  
當與再重在公事亦不可不分也

會出高子盟其會高子善道若公期公事尤堪  
楚人伐五  
外夷不以討賊與師經所以罪之也  
見九年伐鄭傳玩與師動衆賊則不討云云即合四年伐鄭  
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討也頃樹酌

六  
經筆削伯國討賊之兵正其失盟主之道也  
此傳對會處伐陳傳看予晉全在然後二字此傳責晉  
全在一巡字然與然後正相反乃身已有嗣亦是傳者揣  
度之詞不曾定說何謂傳蓋概左氏陳及楚平之下訪林父  
便伐陳而今又侵之畧不踰時故曰楚者傳者多忽此就  
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首德  
而及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此正是盟主之道仁智必命  
或以救陳則愛伐陳則洛非也概左傳林父是伐而免免  
是侵但伐者有詞之稱侵者無詞之稱故削林父之伐而免  
書侵耳不書陳及楚平只入叙事中以不討歸生作求  
加楚人伐鄭五年陳及楚平林父故郭伐陳左傳在此同  
盾伯德之不保固小而責其失自反之道焉  
同申或去本比只用不書伐過終欠完

稽恤患連兵之事而身國之皆伯必有故矣  
俞上將對下再字看以問說晉要懷陳舍陳必不輕叛晉  
意若大誇晉德則是陳有負晉之罪而非晉德之關矣

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撥  
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則  
之也君臣父子妃妾嫡庶人道之大倫也  
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徃謀於齊而與得臣  
並使也若憐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  
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  
在仲遂以其內交官禁外結強鄰大惡無  
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  
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首証見  
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首証見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及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  
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及馬則高固親來非  
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  
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

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罪齊也大夫適他  
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  
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  
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忘則人欲已肆  
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  
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戊定王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  
午四年六年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  
一杞桓三十四宋文  
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苟林父伐陳經皆不書  
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  
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  
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



伯兵討賊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  
上非義下不禮○加禁人伐鄭陳及楚平楚師伐陳取成而  
還同

而於責人之怨者皆責其非義焉  
下傳云宋人不滅內自省德怒以大泉伐之非義舉矣  
盾免侵 叔弓圖費

經於討賊討叛之兵所責之以自反焉  
上不反仁智下不反志禮俱有擊削  
此盟蒲吳不反信義上主盟之道下固結之矣

秋八月螽 此十五年多八月字  
經紀望國物變款其慎所感也  
前止有伐莒一事伐莒尚在後故曰善惡之感萌于心云云  
言天人感應其微也玩宣公不知云云全是聖人今日  
戒心天變而修德之意致災意却輕田兵傾故賊重不可以  
兵賊分股

伐莒取 伐萊 初稅畝  
望國數兵而卒至于困民怨天甚矣  
一串下要入天災在內惟感動天災致年飢用乏而改助法  
云云也

望國兵好之煩數怨天甚矣  
今十五年冬傳煩于朝公賂遺之未旬俱說到稅畝俱入庚  
氣應之句

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  
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  
友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  
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  
以主盟非 音註 傳去  
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  
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  
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  
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含惡遷善以  
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  
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  
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  
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  
也 感

冬十月

春秋胡傳卷之十六



宣公中

春秋胡傳卷之十七

宣公中

已定王七年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未五年文十鄭襄三曹文十六陳靈十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歎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音註 萊東方小國

良夫盟  
此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傳意謂如此而盟宜足持矣而卒有黑懷之事尚有何盟足貴其寔黑懷非衛殺魯只此事以見盟之無貴耳  
加對懷事作如申○再加公如齊以公如齊五只作來盟的緣故

伐萊 公至 大旱  
內君不務德而召變春秋深致訓焉曰破內外同虐小之師春秋詳示其仇焉改破以志起衛宣公作收書至而繼書大旱此曰說也愚意當會雖是事莫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了繼以代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然亦不輕而以公與齊侯四句相結書會書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平重重旅之後一段是欲往大旱並與伐萊不相干豈可因大旱在魯遂到重萊武出前題宜以齊魯混作于前而以大旱依傳做一段于後綴之蓋軍於之感動天變大率不爽象今日其明證已然則公與齊侯何為而不務德執傳末一段只亦不書之故畧一端

春秋胡傳卷之十六

宣公中

宣公中



伐萊 公至

內外連兵虐小不德甚矣

此題時

此題時伐俱主倒舉尤無謂宜以合字至字平重

此題

此題擬會字宜重齊而以魯帶之但有合吃連兵句則兼用

至伐

大旱 只公至單主危字

此題只止舉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齊而以大旱發一大段

大旱

手凌不可以師危天變分服危字不恃強凌弱上於出征後

煩與怨容並起最象卸之震萊之致死同非周云以我三軍

平莒鄭

代萊至

春秋原志以紀事而內君而有罪焉

公所故也故書及齊志也故書公俱是解事寔繼以取向繼

與萊

春秋內君不直之條存臣禮也

行而不謙即是不直不事盟主說不必杜襲賦又以略免

是驗其不直非以此為不直也作文就書法上稍全要於得

加以隨不見條如諸平丘不與齊魯只此命書法○再加

而如亦至同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  
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  
伐萊齊志也故書公繼以伐致即師行之  
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  
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  
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  
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  
而不雨格天之  
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

文

衛侯

成

鄭伯

襄

曹伯

文

于黑壤音註

黑壤晉地  
一名黃父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  
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

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  
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

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  
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歉於心

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在者臣為君隱于  
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

主又以賂免則音註與音預並  
不直在已矣

庚定王八年

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  
申六年 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

十三犯桓三十六宋文  
十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音註

黃齊地

至黃乃復獲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

遂如齊復  
大夫奉使之不終非臣節矣  
格歸夫還奔終君命或士智侵還叔君命至復字還字比  
若已畢事之詞



有事太相  
聖國舉時於合乎禮之常矣  
若非仲遂之卒有統緒事則此為當事不審矣

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  
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辛  
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  
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  
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  
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  
音註  
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硬去聲並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音註  
大音泰  
垂齊地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均為書字生而  
賜氏仰世其官也均為書卒以事之變卒  
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  
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  
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  
仲殺惡及視授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

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  
其卒善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音註  
去起呂反  
籥羊畧反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  
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  
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  
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  
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宥遇大臣之  
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禮貌有加焉則  
廉陛益尊而臣節彌後世法家專欲隆君  
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  
矣聖人書法如此  
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音註  
嬴氏宣  
公母也

猶繹去籥  
終祀望國記事之變記其失過臣之禮焉  
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于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  
耳去乃勿用繹是故知終之不可失故字只係既字解  
加首止殊會祭立不能公主春秋雖隆君抑臣向引起然殊  
是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大廟秦人歸祿榮叔舍期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也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肯註繇直後雖欲正可若何救反

晉師白狄伐秦音註

白狄始見經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伯國齊夷以報怨經罪其失職

以高類合入失職內於頃刻切而以自反挑之獲夷正以安夏不可分服加侵崇秦師伐晉以昭起蒙仍重資夷上○加威懲賤士亦同以昭世業○踐上文敗莒秦盾較陳良首比易城濮俱說安振靈祐出主盟水即伯國世修其職而失職者愧矣

楚人滅舒音註

舒蓼二國名地譜上義陽之蓼先已滅於楚此即如舒蓼附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音註

敬嬴敬諱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

傳中晉主夏盟云云原是一滾說下搭題未妥即出亦不可以主盟據夷安爰分屬三段若把來混說又非出題之意頃夷也而中國賴以安虞夏之救陳安夏也而夷狄亦因之戡暴皆統修主盟之職分二脚

同上也仍要根主盟來

晉狄伐盟肅

啟患而資夷以報之故二而恃信以要之皆託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而乃復云云既不知反求博信明義以補前愆而又欲云云

晉狄伐晉伐齊虞賈夷合下用既不能救則亦已矣况效其所為乎

晉狄伐執我靈

晉夷媚夷俱根晉主夏盟來漸

經志外患可憂示內治不可忽也將為中國憂何重與中國何與向相應正見不可互據卻之

牙是時楚莊踞伯叔教已相威舒蓼歸父會宋經紀外強內屈之事而經世之謀畧重矣



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  
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  
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  
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  
若此者猶桓宣弒音註附音  
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  
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  
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  
有傷切之意焉則以乘輿不可滅也傳謂  
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  
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  
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  
嗟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不進無退  
浴于中霑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  
阼階宿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崩于墓以

而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  
為雨止祀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  
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瀆也諸侯相朝遊  
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朝遊  
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  
成祀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土喪祀也有國  
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  
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  
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  
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  
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  
之所不廢故喪事音註奮力救反彌通  
以制春秋之旨也音註鄧及下棺也

城平陽音註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春秋十七卷



庶幾

主會厄傳曾主盟又崇於陳云

○春王正月如齊至 度如京

望國媚大而慢王春秋者其罪焉

全以齊事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陳敬三樣而君臣意重聘

觀之禮廢四句一深說下要重看只收春王正月一書法書

至此傳精書不必用

公如齊 度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句可目矣

既無爭行必至不則殊密意只以君臣先後相形收此事見

春王正月如齊至力

表望國之事大而慢王自見矣

以重于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公在王正月三字終極不必收

大夫聘

度如京

望國徐遣以聘王罪自見矣

主宣公享國八年于周以一往聘二句亦涵把事齊相形是

書法

一知齊至如齊至五 春正月如齊至九 度如京

望國事王不如事大其疏救可考也

主宣公享國至深罪之一也一段只重一聘三朝相形收此行

必至若何何其救至自齊不聞至自周也不可牽前傳在登

只出三知齊至就事之數形出慢王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齊

春秋兩表月以紀事而時君存君之義明矣

春王正月兩邊都登

茂如京 周佐聘

主忠孝合身國九年以未喻年臣知對君尚皆疑慢凌對喪

師失地亦整

○會扈伐陳

經記兵好子伯國之近引罪與國之時第

二意碎作待而後伐便見晉之有禮待而後至便見陳之味

義猶在一待字皆結結傳檢云怪所書者子晉羅陳之詞也

可以只一個書法其曰林父帥師時驗其詞之實耳但衆輯

意尚屬羅陳邊意用想陳之不義犯眾怒也惟楚之即指

今日不說說今日來公則兩日之平楚情亦可諒矣

○會扈

即伯國和携之好而其礼从視矣

待之而不進加兵有責已厚責人消之志故曰有禮說字亦

要玩與書法

<p>辛定王九年 晉成七年 齊惠公九年 衛成三十年 五卒祭文十二 鄭襄五 曹文十</p> <p>八 陳靈十四 犯桓三十七 宋文十一 秦桓五 楚莊十四</p>	<p>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p> <p>夏仲孫蔑如京師</p> <p>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致不待駭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總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知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資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私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p>	<p>齊侯伐萊音註 萊從齊之小國</p> <p>狄取根牟音註 東夷國也取言公不言公其下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矣夫</p> <p>八月滕子卒音註 盟公卒文公立</p> <p>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p> <p>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音註 扈鄭也</p> <p>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於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p>
--	--	--

春秋新旨

春秋十七卷



楚人伐鄭五年陳及楚平楚師伐陳取成  
主惟楚之即可知傳意指不赴會說此顯亦似無謂  
○新成 而救 上或或上或坐或  
或伯國主盟恤患之事而知其義不可背矣  
傳中二句原刪下不可大開也

救陳 林父伐 入陳 宋師伐 比伐陳後傳  
皆伯而討之有禮可予德也討之非義可罪  
林父伐 歸戰伐 不子 子 加公處次魯國習有禮  
救義

春秋筆削討恤之云而亦善也之罪者矣  
晉既上盟又救陳之德不可謂楚既盡夫又傳矢之德不廷  
或出而救陳鄭陸即二傳股毋德德有輕重向立論其太崖  
新成 而救 成陳 魯師救陳 脫比陳而傳  
監國而皆伯皆未知伯義之不也皆也

宋人圍滕  
大同乘受害小不仁甚矣  
重伐喪上辱小只帶之現后傳刺伐喪也句自明動大眾將  
大夫起就而破

○伐鄭缺救  
終舉重以惡外恭于錄伯救可推也  
只就重兵凌屢斷罪不必說其罪可討三年之侵五年之伐  
猶貫入以其罪重書法以書約為主而以書救作証然証如  
須重或句  
只楚子伐九同但不用錄救意

○缺救  
親德紀恤患之師則知魯外皆之非與也  
亦以稱魯罪楚問楚將錄救証明書法婉轉翻斷或文涉予  
有意固非即死善楚罪亦未肯  
楚人侵三楚子伐四楚人伐五楚子伐九  
春秋廢地外兵加二使甚重兵之罪焉  
觀傳首云楚兵加鄭數夫之云而結以治此謹亦一字獲罪

兼將之也則其舉韓矣晉主夏盟又嘗  
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音註 成公卒于 景公孺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音註 成公卒于 穆公蒞立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  
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  
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  
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  
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  
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行二國繼以喪赴  
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  
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  
其罪已見春秋文辭而直視人若日月之  
無私照也曲生音註 為去聲  
意義失之遠矣音註 見音現

宋人圍滕

圍國非將軍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眾而  
使大夫為士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賤之也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  
暇而用兵華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賤之  
罪在不音註 將去聲  
仁矣音註 比音皮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  
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  
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  
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  
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  
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賤則不討惟服鄭  
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  
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



考則此傳似註數後此類而照傳首則即以大分大防在案中分回股隨服結書法未暇收治實謹功二股但時尚倒置然至是則對豈與之乎口氣亦通

春秋子奪外兵存防正分之意見矣  
上諱華夷之亦下治亂賊之黨務人稱子所謂一字褒貶也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春秋兩戰外兵正分謹防之意見矣

鄭及正楚不當侵鄭君楚不惟討上謹亦下治黨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法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音註洩音泄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其名為微得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

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醉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音註當去不食其祿如叔胥善矣音註當去

壬定王十年晉景公弑元年齊惠十在衛陽

戊八年十年公涑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

文十九陳靈十五弑紀桓二十

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知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考則此傳似註數後此類而照傳首則即以大分大防在案中分回股隨服結書法未暇收治實謹功二股但時尚倒置然至是則對豈與之乎口氣亦通

春秋子奪外兵存防正分之意見矣  
上諱華夷之亦下治亂賊之黨務人稱子所謂一字褒貶也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春秋兩戰外兵正分謹防之意見矣

鄭及正楚不當侵鄭君楚不惟討上謹亦下治黨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楚人侵三楚人伐五











經子內外虐小之兵皆責以大義焉

以陳亂五案上流上公伯紫命起下從貴鄉大衆命起

歸父如齊 貴戚勤事大之禮而內君慢王之罪見矣

加如齊至五 貴而有冠向重有正與如齊五月至傳使微者對照以此事

平州定位歸亦亦同 伯國恃力爭武春秋漢責之也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者鎮特字對爭字

緩其國使有可感而悅服此題不空、說個力爭全要本楚

來貴晉於遂無愈意 楚子伐九回國伐 楚子伐

一由作伐鄭之役鄭及楚平本非得已晉不以德鎮撫而力

爭之夫晉伯且然則楚之來特夷狄之常態耳何足怪哉故

戰而後罪晉 九年伐鄭比只形居大同之間意此時卻

未嘗從楚從楚在今日 四國伐 楚子伐十

致之俱忝足 破同上以本此恃力為主下責楚蓋輕罪在晉當深說不必分

帖亦不必逐股尋責楚法○題不用五國伐鄭者以五國

伐博有盟主有詞句耳 或咸末二此破只云故舉輕外夷之責然意終欠完

大意同上不可一頭兩脚蓋楚伐服亦是責晉也

楚子伐十辰陵去同圍鄭 戰必 晉侯伐 晉侯伐

楚子伐十去之 春秋屢怨外而責伯惡力爭也

即前題脫母輕楚責正為罪在晉宜混作首尾用本服

○四國伐 楚子伐 宋師伐陳 楚子圍宋 此伐宋傳

紀兵而兩序其責見德義之為重矣

上責楚蓋輕罪在晉矣下責宋為深若重表圖中國則亦明

矣 王季聘 經紀 王室禮重傷王及之不根約

伐鄭取繆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于討賊也

盜守對奉天討賊說重看時貴卿舉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

慎定說不討賊不透

詳各所行

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

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

罪在 晉矣

秋天王 定 使王季子來聘 音註 王季子即劉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聘

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

年不朝于周而此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

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

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

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

亦不 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繆 音註 繆邾邑○宣

在大夫故自取繆凡取皆不書 其人自伐犯凡伐皆不書公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

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小近在邦域

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

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

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

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繆以罪之也

音註 赴去聲 真音顛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季孫歸父如齊 音註 宣公聘 齊止此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

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

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

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



經內外之兵皆以繼惡罪焉

以陳罪起申罪分天子不能則方伯不能則四鄰知居大國之問邪在邪之中可点上比勿謀入德九字

初聘知故是兩個提頭齊侯嗣立至免子討也

也理曲氣餒一段乃抽出申言之非另一意審者若罪則結之也不知為國以禮制節象紙取邑言然不可執定不象不取為禮頭照為國以禮制節象紙取邑言然不可執定不象

蓋傳述奔喪全葬說來則象紙已不消命浮下所以只解却故也免紙君之討還是宣君臣大主意因又有取釋一事故

遣聘此常加密耳但作文不可以錄取對股須以象為主申

取方得

只竹父如十休財取行二字齊君臣同音

○冬歸父如 加取歸同 〇是年兩歸父如此多冬字

齊國有畏而婚大味禮甚矣

貧子取歸正是不知為國以禮即天理故曰理曲則氣必

白為之

國仿聘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國仿聘而情禮可身之本失矣

為國以禮而公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經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音註 國佐即國武子○齊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

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夫守身之本矣

饑

楚子非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

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

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比而

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義兼以傳為案也

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春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春秋正義卷之二十一

春公正法上倫則知公戎狄皆事之變而非法之正矣

本傳詳魯原不在書法上說或出石門魯齊或出公

止蔡丘若

○橋亟 澶淵故

皆足不知務

入陳 聖人傷中國之美義而曲于夫有功者焉

子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重天旨而即繼以討其罪為

以下又因漢封生出一段說而連書人亦說到子楚上

心之要與傳其利陳之心也視齊之徒也即之徒矣二句抑

揚下而曰一合云云心字正承念字聖人知他心于利陳若

先書人而書設恐沒了他的功故先殺後人耳后云意在成

陳而未不曰深美其有討賊之心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不

善而功則有餘也雖曰子之正亦就書人陳以昭之向言善

人不可謂非也然以陳而書人則雖曰子之可矣重傷中

國與傳首諸夏之罪自見向相應惟重傷中國故深美楚功

也傳中書楚亦不輕作文頌重發楚罪而跌入末處方有味

又利字要發明

春秋正義卷之二十一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

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

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

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

乘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

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金

舜斯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

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

取國急於為利路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

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

之要與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

過楚雖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

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

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卿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

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

鄭問駟之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

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傳

春秋正義卷之二十一

同上 傳意謂楚莊意不貪陳後雖復封若能改過然餘貪

未釋而卿取一人甚且仍其亂臣之存亡與滅若不如是

矣他討野之功出于中國之所不滅故不特已而予之主或

曰以下一段曰以貪利與亂平命不尚傳

入陳 宋公伐鄭不書取鄭

有正倫扶弱之善者皆不可書其貪也

上重功守下重意字傳中聖人大改過句是開詞對下聖人

善者不得

有正倫恤患之功者皆不必計其心也

上傳云甚注意在成陳下傳云聞問懷謀楚之心俱在傷甲

國上終

入陳 國祭

經子討罪復仇者不計其貪與暴焉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 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 衆同蕪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 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 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 死者幸而復生又疆以毒飲之可乎故聖 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 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微舒 之官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 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音註







入陳 圍鄭 伐鄭 黃池 比伐鄭傳  
春秋於外夷因正倫而終怒之因循分而終黜之  
雖如楚子之云後雖強大云云拘重君臣上命

入陳 圍鄭 同圍齊 至伐  
經而變文以紀兵子正倫怒抑暴也  
安書重之例而於春秋秋取大鄭小過變不書同之例  
而書同春秋阻捕獲柳獲暴

○戰如  
經紀伯兵之叔專貴夫主兵皆為

德非規蒙一意樓卿之役以下又明非規蒙之罪雖在林父  
其曰知難而退即非規蒙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楚能討義  
既不敵而况楚又已退願則晉自不討以救鄭為名而與楚  
戰即有先殺楚而後晉主之又不分晉六卿而以林父主之  
收執故稱楚而以晉主之

入陳 圍鄭 戰如 書救 偏陽  
經於伯兵之師而責之以將道為

即全為脫母以救將將叔分各暗影林父然主察不倫何所  
取義

伯臣不規蒙勿進兵經所以罪之也  
入圍不可平蓋戰如與圍鄭事相連也將叔意不必必  
加戰必楚成救鄭則以宋主援勝子玉救衛則以晉主主德  
與常詞異句然本按晉救而書及

戰如 書救 偏陽  
經於伯兵之師而責之以將道為

戰如 書救 偏陽  
經於伯兵之師而責之以將道為

諸師又皆信然句見此一先毅於亦正八人二帥反照曰  
你還曰遠下捕偏將叔如此其重可以專制林父有其叔而  
不制其屬安得分罪乎曰謂予書於得專制之直惟僅且  
且成偏陽可謂能進未可謂當進也

○書救 偏陽  
二百制兵之進退則將叔重也

入陳 圍鄭 戰如 偏陽 清丘 伐陳 伐宋  
比伐宋傳 加救陳即清丘傳

主林父失規蒙之直而判師宋之失謀國之直而致師以賊  
肖清丘諸侯俱而同盟對入陳圍鄭以伐陳對戰師以伐宋  
對師敗而整但此數傳過服易混不宜又卷多服比豈當  
刪之如故比以出二服可也

戰如 書救 偏陽  
經於伯兵之師而責之以將道為

春秋兩貢主將亦親雲爭之道也  
晉師救鄭而以晉主此戰何也林父沈獻子分惡之言亦師  
侵陳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良夫遠石稷還師之言下以斷道  
代齊對上入陳圍鄭

非觀蒙之師非持勝之道爾武子范武子  
河曲 書救 偏陽 伐秦 脫比殺先谷傳

春秋屢紀兵而任將為將之首皆見矣  
指以戰師起上以趙穿乘履之器責晉景用先毅下以乘書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  
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  
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  
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苟為恣  
從經與不若其憑陳諸夏之罪乎上无天  
王下无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  
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  
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  
側猶從未滅於以見誅亂臣

晉註 逕道左  
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路公羊  
作路衛

夏六月乙卯晉栢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晉註 邲鄭地

戰而言及主平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敗  
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

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  
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辛  
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規蒙之師也故釋楚  
不敗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  
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  
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毅也而獨罪林  
父何也尊元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  
戎專制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  
乘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  
衆不敢違偏陽之裝句偃二將皆請班師  
荀瑩令曰七日不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  
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以  
皆信然其策先毅若獨以中軍依濟者下  
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  
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厲亡師之罪而從韓  
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退是棄晉師于  
誰責乎故後誅先毅不去其官

音註 乘書  
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音註 救鄭



前歷之叔蘇林父從先殺  
於宋楚平華元袁安國佐此吳伐我傳以將相作目○餘題  
備焉垂傳

戰師 善教

春秋於二將責其失于馭下不其得于還師  
善隆極輝分証○或脫出此則察善上用作容下又用作  
主惡此作

戰師 盟師

經於伯國君臣書其失主將主盟之道焉  
亦善苟節于難奪心○前傳尚與誠衍得信非明漫不可脫  
此

○戒肅

經紀外夷聚小而不德其不仁焉  
邾三傳分別不仁每札兩段又兩善法而對作細玩傳意只  
是一個不仁善法只是是一個善法有其志已盈句已談過至  
於驕溢意了可謂善法專取不仁免假仁而歸正由驕溢  
上來其驕溢又即從不仁中者以不德以制心○字即其  
志已盈志已盈非二意也尚既戒亡云云○辨戒尚所以得善  
於經之由不是正意 皆非是愈其驕溢以此為驕也此  
驕字當與 陳傳志已驕溢同者故兩傳皆有假仁不終句  
而此又末 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也王伯之必聖明傳心乃  
傳楚子之 心即不能以制心○字  
入陳 國鄭 戒尚 加清丘即清丘傳  
經不及戒以 夷之罪以其假仁之不終也

此傳詳于看假於制賊惡其已都其不好只因其義重  
其善惡若有可取故兩段未滅今則陳之罪也即或此  
而後服之令如知事紀可乃云云其志已盈并其討而  
怒郭假仁之事亦不終矣雖欲赦可濟矣

入陳 國鄭 戒尚 加清丘即清丘傳

外夷假仁不終秦穆因其於威而罪之也  
時說只主尚既滅亡半傳皆求上共傳也有入陳國鄭此乃  
全傳題也宜如也作兼二善法

城楚丘 賤土 虜吳歸

知利澤與繼之義而不仁者之罪可矣矣  
政法是唐俞不可擬題即出不當斷罪只借事於先王立政  
所以封建仲尼作經所以與繼意法正以維政也

入陳 城蕭

經紀外夷殺國之兵怒其假義若罪其不仁者  
主公用傳首假于討賊以陳向以同一戒國楚問起上政  
過下驕溢入

城蕭 國宋

春秋責外夷不能終責大國不能謀始  
旧題上加入陳國鄭戰師下如清丘伐陳救伐宋惡其混剛  
之曰比清丘傳只多國宋

○戒尚 分蜀

經款人以制制心故于外暴內辱而致意焉  
二傳俱有以制制心及史外傳心之要與向上重驕字下重  
分字

此傳詳于看假於制賊惡其已都其不好只因其義重  
其善惡若有可取故兩段未滅今則陳之罪也即或此  
而後服之令如知事紀可乃云云其志已盈并其討而  
怒郭假仁之事亦不終矣雖欲赦可濟矣

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偏陽之舉句偃二將  
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  
取之遂下偏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讎音註 蕭宋附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  
未滅而晉人惡其或已而入鄭春秋以還  
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  
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  
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  
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  
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還  
歸者也連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  
國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  
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是者

何以得善于魯史楚莊莊陳入鄭大敗  
師于邲莫其校者不知以制制心至於驕  
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起諸  
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  
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  
傳心之要與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音註 清丘 衛地

○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為盟也書  
法如惡曹鹿上中國又无伯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  
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  
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  
然後惡反覆子清丘載善恤病討武口血  
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取而惡見者也  
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父覆之可罪  
平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  
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







諸欠整

大國謀出于非義春秋托詞以罪之也

以衛救盟問起倒宋非義作而以失謀依傳且字做一段于

後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傳前云陳可恤正見宋非

義後之意在責宋言又有清詞意在說透宋未有罪終

去救陳同但多善法

春秋假偷盟者以恤患之名其罪大國之意深矣

衛之救陳自踐先君之約未必有礙于宋之不義但至人則

欲借此以形其重言法上作文方與前題別傳宋若衛救盟

之云原不愧怒衛

清丘 救陳 加伐陳即圖宋傳

同上 但說叛盟較詳耳

入陳 清丘 伐陳救陳 伐宋 圖宋

大國與非義之師以救患經托詞以罪之也

春秋

義也易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

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

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

者恭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

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

用濟涇而次乘廢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

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

故稱國以殺不去 音註 河曲之戰趙穿獨

其官罪累上也 音註 出而史駢之謀不

用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濟涇而次乘廢

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

四年廢 於斬反

定王十

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陽五

二十三年 蔡文十七鄭襄七曹文

二十三卒陳成五杞桓四十二

宋文十六蔡桓十蔡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其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

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

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

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

本清源故善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薨卒 音註 文公卒子

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為鄭故也比事以視知其為報

怨復讐之兵前无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

自見 音註 見音

矣 音註 現

秋九月楚子 音註 圍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音註



宋德為宋計者云。對下貞伐傳為計者宜云云。  
加楚伐宋貞伐部同。○出楚伐宋貞伐部亦同。

○制救陳 厥伐部則楚救  
例与楚人救衛同以陳感限封。鄭靈集矢皆德不貳其意故

外兵有詞授之詞者非也  
書魯非予楚只借以形宋罪耳急于伐陳者圍宋傳輕舉

大衆勦民安動方与上恤民固本之云相關河玩可以待敵  
一待守當時宋即不待陳楚亦必至調知其至而待之此豈

直輕動時耶恤民云云。正是待之。策只不伐陳未為得策  
加伐陳同只作失策事寔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滅蕭 滅丘 伐陳 伐宋 去齊首即合題  
大同待敵誰從從外夷以見罪也。

宋人要結盟善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

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愚之兵特書

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

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

是矣始謀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

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盡

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  
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  
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  
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

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自合會者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掃之不

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  
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明者明矣

丁定王十有五年 晉景大齊頃五衛穆六  
卯三年 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

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  
宋文十九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蒙端而圍之陵蔑  
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  
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

乃以周公之裔于乘之同謀其不免至於  
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

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  
春秋經世 音註 此云 之略矣

音註 此云 之略矣

音註 此云 之略矣

音註 此云 之略矣



○楚子圍宋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楚子圍宋其結謀之失焉

春秋卷之六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

平音註

必闕天下

之故而後畫文九年陳平不書宜十年鄭平

不書僖二十四年宋營及楚平矣不書必莊

王得宋天下將有

南北之勢始書之

此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

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

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无滅國之罪功亦

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

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

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

君有所於臣父有所於子夫有所於婦中

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

也故平以鮮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

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

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

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

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

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獲善則知其罪

矣華元救回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

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

偏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

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

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

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貧必為

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

失陷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

欢边境而訟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

矣

法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音註

潞赤狄之別號潞氏

禮後于大夫不每既于所自失矣

就此禮既失后画出一個禮不可失的節來若合符節極如

自矢于天子時豈知有此特今日驗之耳此通春秋終禮不

專著齊歸婦父亦不必加取諸侯去天子甚近別嫌而微正

在此于此不別不別便亂了自說經者立命曰破云至人

示謹微之意甚謬此傳與至安同意俱是禮自大夫出但

此則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發流為流樂彼則大夫與大

夫會故以田氏六卿為流樂此傳尚渾含未說到反之正意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至至矣別傷其極辨矣



會防 合穀或出公郵

大札漸出于下當謹于所自出矣  
不必大開宜以禮自天子出起諸侯大夫進下二股總略  
禮之漸移于下以致積流云云不可必至其傳正之意  
或加公成濮侯王事自天子出大誤辭禮已在城濮則矣  
君若贊流一向辭辭或加濮侯祀祀等此與上文不相蒙  
合穀 合穀于宋  
主上凌下替之漸夷盛衰之由然漸在諸侯自合上不指  
合穀難此

王○歸父公宋 加周宋只照其橫事實  
知媚表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累矣  
不假道數句正見其橫當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  
鄙外表由此益盛夏由此益衰愈經世之累直就畏簡書  
三句上看固屬接亦是下業

○宋楚平 終于二卿權平正以人臣之義而  
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况華元又取必于君事實但就其  
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亦不與知便其取必于君傳中  
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明其道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宜重  
准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罪也 然則臣而有云云  
二段是由子取取必于君內意出急于乎一急字斷他或曰  
云云一段是由華元取必于君內意出見情實一輕字斷  
也

終于二卿權平正以人臣之義而  
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况華元又取必于君事實但就其  
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亦不與知便其取必于君傳中  
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明其道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宜重  
准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罪也 然則臣而有云云  
二段是由子取取必于君內意出急于乎一急字斷他或曰  
云云一段是由華元取必于君內意出見情實一輕字斷  
也

即二臣之知義可以教忠矣  
鄭克因勞而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為是善則稱君君稱君因怨  
而曰不能致訓臣之罪也是過則歸己不重事也洵於人臣  
義當如此首尾用元反

蕭魚難終曰和戎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臣何力  
為只此比可易  
他如九國救鄭齊侯問楚君于鍾儀對曰其為太子云云與  
歸功於君不切肖代鄭襄八子囊游共王謚曰君知其通可  
不謂其爭事與伐鄭室干城偏陽晉以與向成薛曰若光啟  
寡君何此如此讓色非謙者俱不可搭

○歸父公宋 加周宋只照其橫事實  
知媚表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累矣  
不假道數句正見其橫當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  
鄙外表由此益盛夏由此益衰愈經世之累直就畏簡書  
三句上看固屬接亦是下業

○歸父公宋 加周宋只照其橫事實  
知媚表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累矣  
不假道數句正見其橫當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  
鄙外表由此益盛夏由此益衰愈經世之累直就畏簡書  
三句上看固屬接亦是下業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  
若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  
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  
於中國而書晉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  
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與東郊不開  
伯禽征之般伐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  
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  
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  
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  
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  
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  
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  
為晉計者執鄆舒懷諸市立黎侯安定潞  
子收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  
乃列狄之土滅潞氏以其若婦何 音註 徐  
義平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晉緘狄  
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六月  
音註 徐  
義平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 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音註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  
子而係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  
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  
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  
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  
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  
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  
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  
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



出難深尚尚善俱親緣

戰筆初克尚尚善俱親緣  
俱善則君君然二句弱已亦明文况一勾搭二比字  
或以賊欺詐惡侵伐比詐集傳善解終貴表怨出脫母者或  
以若欲君則稱已比盟前傳尚善和熾主忠信比匪費傳  
紅懸亦主忠恕若俱謬刪文  
君臣表裏之倒持亦表世所有也

上傳有取必于君句下傳有取必于君句保確但指出二  
句終不妥耳  
出擊帥師同請而行器高末楚釋床同口上此易河陽召王  
未免說壞晉文不致  
或加使鄭朝或祀伯姬求婦作夫所婦南里殺華費遂淫  
子逐驅作父听子  
高子盟 宋楚平

楚子齊人臣之專以視君之遠近而已  
主然則臣初有安國家一段不用華元漢知子反亦在境外  
但在君側耳宜以遠君近君斷  
上此易士句侵齊同若屈完盟則克非境外只可云不在君  
側耳  
或加伐北鄙以侵魯比齊華元然若或曰一段並多修詞句  
甚無謂  
楚子齊人臣之專以視君之遠近而已

然則安國家利社稷專之不可乎子反每秦報之難然則  
夷狄安諸夏非耶亦非門庭之寇各用半傳上借形完尚  
子对下伯會宣王

宋楚平于反救台入  
經兩訖八臣之專以其異于境外也  
二傳俱有安國家云云及境外等語宜推用問起上重子反  
在君之側下重台在邦域之中  
宋楚平元反始首晉備伐齊同

經於釋怨報怨者皆惡其取必于君焉  
上取必于君以成其功為專責元反下取必于君以行其私  
為貪責四卿  
宋楚平元反黃少

平國者正以人臣之大義勤王者待以人臣之常職  
後世羊陸云云後世有以驪賞云云  
○戚路歸

然則伯國更表以其非仁義之師也  
總提善法以行善舉以作善說中看出不仁非義二項辦斷  
所以善善惡惡之意不辨太亦上边生事且珍感有兩層重  
感上下不討罪人而但利土地是一串意時鄭舒奔衛歸  
而殺之未嘗不討罪人但討罪者宜報諸市云云今利其主  
而便其志不在討罪人收善法云于晉則謹而書日累而稱  
師而於狄則皆之氏之而書之若曰晉且然矣彼要見夷也  
其戚其歸又何來我果亦亦所以善善也  
伐楚次 入陳 加本服倒單分貼

春秋經傳

春秋經傳

國而不音註 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  
音註 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  
子以為義事見左傳  
昭公十四年 鄭音潮

秋翁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  
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  
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  
六年蝻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蝻  
十有五年復蝻府庫匱倉廩竭調  
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音註 无婁 杞邑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  
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  
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  
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

專管埋固然也不能辨於音註 諸侯與大  
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平音註 大會詳見  
文公元年會厭註 大夫與大夫  
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註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  
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  
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  
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  
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  
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  
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憚但以利下水旱凶  
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  
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

春秋經傳



三書之近仁義可律更者之罪矣

次經雖重不及兵力上亦本門庭之寇來入陳批微舒輟

諸書門封陳而正可反照此特題全在本段管相下此

本虛擬似不可離本段以其不甚存之

出召陵退舒垂既孔孔處同○伐楚以番既亦同或加楚侵

却衛伐晉

○頃知伐楚次番既此傳題以伐楚番既特主王札子傳

題

楚侵鄭 伐楚次 召陵 威昭歸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召陵威昭同

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故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會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 蠃生 音註 蠃音綠 又院

始生日蠃既大日蠃秋蠃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蓋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無蠃而遠至於飢者宣公為國務華去

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未而不教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蠃天降飢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備兩書飢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教本也

戊戌王十 十有六年 晉景七壺頃六衛穆七 宣二陳成六祀桓四十四宋 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廿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

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

音註 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

以貶而稱人也

春秋十八卷

春秋十八卷

春秋十八卷

春秋十八卷

春秋十八卷

春秋十八卷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于前雖在二役前皆盟也亦合也文宣以來大夫始專政故  
文庭于穀三姜姜傳  
夏齊分晉事在春秋後或出作三軍三家歸歸大知陽生入  
田氏者非

○會防諸侯伐宋魯會穀諸侯大夫無姜大夫二卿伐大  
夫闕仰陪臣 合圖仰傳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皆自天子而下移而反之天子而改而

○初稅畝  
魯訊陳祖制者故人君之務本也  
入清宣公承務本而以上下相惡而民不尽力公田所以公田之  
法之始未必便乎而取二只是廢助用稅而井田之廢自此  
始也故傳以說廢法故廢不及困民定說本谷異務本字  
極重謂飢餓餓殍手朝會助賂遺之末而不務其本字  
如務農重穀之類宣公承務本而廢法只務本而用自足下

○稅畝 丘甲 田賦  
經說內君變法以改弊見備務本也  
後二服不必大開只點在中渾祭之此斷始字意傳不是說  
宣公輕操祖制遂使後人自成法為不足守而任意變更要  
說宣公不務本而徒變成法以報足不知成法變則民愈困  
而用愈不足勢必愈不尼而愈變矣故曰有國家者必改云  
云玩則皆宣公句要頂至手二說不足來可見云

○丘甲 田賦  
望國兵賦之益然在始變法者為  
金重宣公故之句不責成哀田民  
初稅畝 作三軍  
而制兵制之變皆經所記也  
在初作二字五命上同領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下尊領其後  
昭公遂定公正

初稅畝 大齒  
稅法戰法皆可以開闢也  
上井田法亡成之丘甲哀之田賦下車戰法亡親之武士春  
之成卒

初稅畝 廢吳歸  
井田封建之法聖人皆欲其存焉  
車就聖人意思作文井田乃世良法封建天子大板  
出於吳歸用田賦同意

冬蠶生  
從秋蠶未息者出重災而又為蠶政重賦以感之空責實公  
罪以示教天勤民之法也收詳志

無以振業負之正應也至于飢饉重平日不能敦本上  
去 咸中  
從於伯同珍夷而淚其不仁焉  
仁心以無不與其言王事以不治夷狄言然有心即有事不  
可分道種殘邑四字要本形形重遺種上殘邑帶說現傳  
未及於成之每遺種句可見傳中四止字照珍成政有收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  
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  
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  
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榭者榭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  
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  
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  
書之也昔成檀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  
不復能中興矣人火

晉註 呂大臨蓋田人  
之天所以見戒乎  
第却皮變  
反敦音對

秋郊伯姬來歸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  
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

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  
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  
相棄中谷有推所以閉周易叙咸恒為下  
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婦凡男女之際詳  
書于策所以正人倫  
之本也其音微矣

冬大有年首註 大有年謂五  
穀大熟也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  
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  
星其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  
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  
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  
水旱蟲蠹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  
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  
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  
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麟



稱人

加歲激串入本服內善書法只收本服千室肅林父觀昆命

士公可也

○宣榭大

春秋思王宣之中與而于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申與之主而火其面天所以戒王室之不復中與也

擅殺事只舉一以法百師春秋有聖王室因天戒而思其所

以戒以復中與之業意

季子歸 敗箕

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而不過王格于宣榭呼內史

萊命知句與本傳無干且既曰古若豈可求之春秋而季友

卻缺又豈爵祿之于者若乎

鄭伯難婦

無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魯夫誦女之尚幼致婦行之有虧或却失齊家之道而致

流備之輕矣此八倫大要不可不謹故書

大有年

以上瑞為異特自其致瑞者命也

要者水旱飢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意與恒有年同

之者

也

已定王十 十有七年 置景八齊頃七衛穆八

已丑年 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

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

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

丁未蔡侯申卒 文公卒子

夏葬許昭公葬祭文公 景侯固立

日卒善名起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无忠信誠懇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若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計忘於禮而不會

也比事以見

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 衛侯 曹伯 邾子 同

盟于斷道 音註 斷道晉地斷音短同盟至新

盟者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小國事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事之小國勉強而

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

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類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斷道

注侯協選念之謀春秋著其同欲為

為臣所取必也玩左傳卻子兩請伐齊皆弗許因高固歸

遂公云云這便識得列師取必也傳只著其同欲字斷罪語

然非有不不得已可玩

盟者同盟之例而即非同欲而可形矣

不必詳罪只說他非同欲故不書同便了上來故而非

書故不然何盟未成而以不服見圖其下言欲而非欲不

然何以二事出而述其

麟經新旨

麟經新旨



卒 蔡季歸車縛本弟

拊弟謂弟道也稱其賢也二句存指叔股如何又蔡季服

年聘 語盟 友如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詳觀內外與政之迹而經之賢貴戚明矣

所引諸人 不重德借來办勝之不見經不與使為未嘗與政

耳不與政可見他非以私親之故世卿而經之字曰叔豈其

所賜之氏我乃賢之意也非但以不與政為賢在蔡身不食

宣福上見况宣公之時云云依傳轉办

即內外與政之巨而與政者可知已

大意同上 稱字賢也 正賢其得弟道生而賜氏一段只在

稱字上俞 曰以年語稱弟指私親則弟友遂書季仲指世

官則稱字也蓋以私親之故世官兵一串意不可分開且

齊年施及其子可謂私親而世官乎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人吳 携季 黃也

貴戚當政煩之時而不與則世官可知已

只王况宣公之時以下一段說賢外須明親之房不就

宣即位 轉念 春秋西賢賢成以其明義而守信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股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嘗平叔股宜

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凡弟無

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

恩也論情可以言親七言義可以厲不軌

所以取費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

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

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股完弟在宣

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

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股有危

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

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

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

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

遂蔑季孫滂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股

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西視不見于經者而弟道子取見矣

人不見于經者叔股也不與政得弟道之變也事不見于經

者會稽之樓也漫父仇特子取之常也上本每可見下則至

人削之

春秋西賢賢成以其明義而守信也

上繼履而食終身不仕設梁以為通思下繼履而終身不

向衛國而世襲梁以為合乎春秋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人吳 携季 黃也

貴戚當政煩之時而不與則世官可知已

只王况宣公之時以下一段說賢外須明親之房不就

宣即位 轉念 春秋西賢賢成以其明義而守信也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

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

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

伐怨欲之私故盟於斷道師于陽穀大戰

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

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音註

安

公伐杞音註

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

○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

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

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詳聖新旨

春秋十六卷

十三







出如齊朝禮四國伐鄭及晉平公如瑯琊辰陵鄭楚楚歸  
父如事晉楚鄭傷衛從楚同意魯事亦不見晉繼而改從晉

鄭兩事晉楚見晉收而事楚主誠字義字  
歸父如齊 歸父如晉 執意如 意如至

下主晉以利為功阻  
歸父還奔 加如晉只作事矣

經使臣之善因若逐使若之罪為  
以歸父志仁根起倒成公君百死君志父作德收一善法

是時成公幼弱政在三家故傳意然在當國者 無君之心  
上勿以君臣平善 歸父還自晉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經手其志仁為  
七旬聘成十八根朝速伐邦義二十根南歸之德

公如晉成未速盟尚義二十同上晉悼逐房公變臣夷羊  
五等七人下孟莊子使董父仍為車右豐點仍為御駟要孫

傳意必如夷羊五等方可逐苟多天故不可改也要之此  
俱是借影不成題

出歸父奔公如晉成未分逐臣得失你出歸父還速盟向王  
忠也子你俱不成題

歸父奔 歸父奔  
兩說去國之迹而為子為兄得失之失  
歸父守禮聽守信点起

去之是去疥瘍而得  
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音註 境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  
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

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  
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

文升自西陪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  
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殺書曰歸父還

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  
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  
經意矣君薨家遺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

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  
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

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  
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胡傳卷之十八 終



成公上

○無冰

經把常燠之變謹微意也。

其象已見則逐婦父一節便可知矣故當問云云故字應

字俱根已見字來重天一人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字

指兩電冰雪與人微事小對者以為兩陽寒暑之偶感若微

而不足介意者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關於治亂若不

察巨矣每慎於微以矣不察善言王事即災禍之事

○盟諸人友如陳事 不致不雨 冬水 加雨意大雪去

前一此同

經象人事而能詳天變昭王事也

依傳倒作須玩一察字蓋天象若人君之鏡則附寒暑一一

與政事相座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何氣消何氣息何氣盈何

氣虛察其氣之所召而修其理之所虧斯變調事條而亂氣

自生也

○六月兩 冬水

春秋俗王事而並紀天道之順逆以見之也

而時雨若豫恒燠若勿作于億責成者只存悉善以謹微條

王事意發

上易三不雨意同是條恒陽若

燠所以卦不可不察也  
國皆有辨章之以此者  
不燠則文之善自善矣其事以取限且嘗  
而不夫所非志於公善與謂也臨察三

春秋胡傳卷之十九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  
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三十

未七年

元年

宣五年

二十一年

秦桓十五年

楚共王

審元年

春王正月

公即位

二月

辛酉

葬我君

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  
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  
弱政在二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  
陰返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燕



盟宿 友如陳  
春秋而家人事之微以其非怪邪之訓也  
須以經邦大訓為主而推其所以不登不祀意方故未錄雨

雷水雪  
久熾 易於如年大夫出不致苦慶送高同送而五羅大大  
不書婦 易於如年大夫出不致苦慶送高同送而五羅大大  
秋七月法天焚成丘青物  
上此作天人一理尚可借說下此作万物一氣與消息盈虛  
何干  
○作丘甲

經訊望國之益兵以困民也  
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此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為一甲  
二甲為一乘此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之  
日向取足于四丘者今取足于三丘據一乘以計之則增一  
甲矣向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之舊向止出三甲者公乃兵  
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則增一乘矣雖增甲不可知其實  
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使農困農必說到  
加漸道再加婦父如晉只作事安口再加苑紅只一勝  
戰必 丘甲 苑紅 或去戰必不成是  
兩即事以參望國之益兵而困民之罪著矣  
如單作兩事俱借來亦此說不得驗  
○戰必 苑紅

欲知望國之益兵參之甲乘之多若而可推矣  
以本服增甲增乘而末可知為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只  
乘蓋不用斷罪 楚人于卿之戰左右分為二廣一有一  
乘蓋百人也卒備之兩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為一  
副是一乘有百五十人矣蓋苑紅自根年至于商衛軍  
千乘  
上易城濮同楚廣之法非起於戰必則城濮係西廣東宮與  
若殷之六卒即此但莊王時為救後之耳按楚武王始作  
制以或廣法起於此  
作丘甲 立武宮

望國益兵建紀經均訊其不血焉  
作若不血作血兵制重道立者不血也也制重禮字  
作丘甲 作三軍  
而紀望國之變制保民取臣之道見矣  
上變而民困失一乘一旅之制以戰必苑紅証下變而臣專  
失公車公徒之制以八韜鞅聘証而必皆有作若不血也  
格舍制軍亦是變制專兵但作比倫謹叙此血斷罪季孫取  
作丘甲 大齒

春秋有紀變兵制者有訊厥戰法者  
上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上下營卒懷重戰之法重整齊  
上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惑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也起下遠與晉盟向不願勞民傷財而遠尋盟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惑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也起下遠與晉盟向不願勞民傷財而遠尋盟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惑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也起下遠與晉盟向不願勞民傷財而遠尋盟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惑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也起下遠與晉盟向不願勞民傷財而遠尋盟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惑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也起下遠與晉盟向不願勞民傷財而遠尋盟

冰獻羔而敬朝之祿位實食表祭冰皆與  
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燮  
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  
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  
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万  
物一氣也現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  
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  
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七地方八里旁加一  
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  
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雖作丘甲益兵備敵  
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  
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  
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

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  
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  
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  
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晉至昭公時嘗  
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  
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  
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  
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  
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同並  
音註廣古  
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音註廣古  
同並



正見忿怒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立命。備齊與晉不可不...

內臣繼並兵而結好于遠其心豈甚矣。傳既又二字側下見他困民之甚...

經紀信好而責為臣多益于君民焉。二邊俱有君民俱側重君上。

○河陽 橫函。經紀王威之廢而端本以責之焉。以存防引越重自反作左傳...

○召陵 河陽。二伯之所以服夷者皆得其道也。

以聖經垂法大意欲權不可不詳事也。未嘗尊禮有道意。上服或易公者止傳雖有等君...

○伐北鄙。經於大國忿兵而直著其不義焉。近說全要於齊忿中寓責晉之意...

如易世亦司。近說全要於齊忿中寓責晉之意。蓋因初魯事齊句及而而...

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

秋王師收績于茅戎音註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

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秋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於伐鄭康公...

冬十月

壬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申八年。卒秦廿三鄭襄十六曹宣六...

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



公如齊 婦父如 斷道 赤棘  
攻內外離合之迹而用兵之非又可斷矣  
其令之情亦當念而卷亦不區巡其離之故亦當及而卷  
亦不宜強從

內外交相忿以構兵皆非又矣  
昭傳中下總發彼此多善意不必分須知戰之戰是根一咲  
非根北鄙而西俱將左傳形容他念

新築敗  
經惡與國之志戰示息事之道也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觀其歸詞以拒石稷  
則志戰可知此題全要新良夫一片致戰心腸遂齊師侵魯  
指伐比而齊師過其伐魯之歸師也

加斷而齊師伐齊同只原起衛加齊已甚連今日優齊在內  
○突敗 盟柯 新築 勿以伐衛及戰敗屬等替本服

春秋欲息天下之兵而深惡夫構兵者焉  
三比皆洗至人意思東方雖得傳中故書法如此意商維  
俱用本比

○突敗 盟柯  
現春秋取解於遠惡者而惡戰可知矣  
就所善所貴中愈惡以兵以相接意為妙不可就事死葬  
出救那齊解於晉侯伐秦秦速然同

○戰戰敗  
石稷欲以良夫不奇三知故也武子從之

經於兵之過遲者而兩要文以垂戒焉  
上獨責季孫下並責四國一怒正與一咲對二戒字極重以  
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 用用專兵愈兵字細玩上邊非說  
專兵只重人重其怒知有兵而不知有君意雖曰攻日季  
氏出着於法二字正說得堅冰之漸且專政與專兵亦有別  
宿作三軍方是專兵在行父只是政令于足乎成而已 成  
公初立主初國危不但說不當掃境與師亦是季孫乘機切  
此一大机念 殘民毒害回字正與素委傳杀人盈野相發  
亦不河象

加伐衛及戰受伐為主戰師稱元帥只照兩例  
伐衛及戰 敗賊不書使叔夏  
主兵之例者將之伴此題只說個例字伴字殊多意味  
上可易戰犯主犯對衛主晉等若大棘鄭伐主宋雖是共書  
藥元便與將邊相混  
下易比詳遠得臣如傳主如戰師林父新築良夫題有及字  
若宜互避之

公即位 戰戰 作三軍 舍中軍  
只倒季孫半傳玩共后政自季氏出句即指行父今杜季宿  
帶兵太遠

戰師林父戰戰並書四例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春秋紀將有詳畧一將叔尤詳兵叔也

復而彼此皆无善者則 音註 斷音 短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築衛師敗績音註 新築衛地衛書大 夫帥師於是始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 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

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 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

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无出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

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 貴遠怨而惡以兵亦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音註 鞏齊地去齊五 百里音安 書

會四卿是各自為師也白文之季年而无 使介至是而无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 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犹存尺地皆公

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 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

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 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謀耳成公初立主

幼罔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 並出肆其憤欲雖无人乎成公之側有不

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 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

內錄哉坐冰之戒亦明矣經之文例受伐 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

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犹未怠焚雍門 之茨侵車乘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

春秋十九卷



秋而此作凡常例變例題多每味此題頗冠冕

戰報 作三軍

春秋重兵於故特怪意製制均示戒焉

兩傳俱以旧制命起便存主切向上云去后政自季氏下云

季氏並張

戰報 三師伐

兩紀列卿之並將非重兵叔也

魯多四軍為同御並將季前已合中軍曷為仇以三師並

將季上云去后政自季氏出笑下借令中軍傳魯國之兵叔

悉歸於季氏矣

魯伐知句季為主為列者三師哀公云云唐越之辱死矣專

叔賦叔比

戰報 漢梁盟

現二臣之專兵好而知晉魯之不採矣

札崇征伐合奔母之嘆客不謹高厚之歡詩不類季孫一怒

苟偃一怒

戰報 戰鐵

以謀功於功比卻克讓而乘危皆讓越棘於而曠良皆於二

左其整姑存之

○如師表妾

伯國要盟于未服之敵以理曲也

人知非有擊讓扶弱之心為非以不知東面顧母不以德命

仗義者斷不如此二層意先不仗仗又田以戰鐵為服敵非

義此為待敵非禮大誤傳未制莫莫如何句通結上文天下莫

大二句又伸說上句又即理也引齊桓亦只重仗又二重其

禮與之盟即優陳傳所謂結公盟之禮耳禮字每味在兩

以退舍而濟成盟禮上使桓不伏又則楚不心服楚不心服

而如國佐之悔而去進傷之則洋盟退則不洋盟雖欲歡共

之大戒見諸行 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

袁婁音註 袁婁齊地去齊五十里○楚屈完

召陵脩禮於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

進師而後盟於袁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

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

敢為之甚矣鞏戰之忿也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

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

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

齊桓公仗義責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

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

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

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

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

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

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

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

使齊人處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

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

子不可謂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

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

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

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

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

典焉亦可謂

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音註 文公卒子

庚寅衛侯速卒音註 穆公卒子

取汶陽田音註 汶陽魯地

汶音問

春秋十九卷



如仗義三句要大於於後  
加伐禁次陸戰戰同○再加楚人伐鄧伐北鄧新蔡亦同  
○陸完盟師 國佐如師

殺之服不服由所以制敵異也  
提超分作全在心服賂免內寫出得承承方與上題有別若  
重齊晉上發使似全題了。乘盟書法象對下及字者以此題  
不用

召陵 表裝  
二伯結信之異由制敵有得夫也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盟屈完卻克進五十里而要盟國佐上  
根仗義來下重不以德命上蓋由是國子不可由是三字項  
又不以德命說來也

戰戰 如師表裝  
詳伯國戰盟之迹而知制敵之貴又矣  
大義同策則重不以德命上收書及  
加伐北鄧新蔡只以亦雖侵虐云云叙起

戰戰 表裝  
伯國權外而要以盟經而責其失制敵之貴  
既去如師宜比作上以齊虐未甚起責諸大夫遂念此齊所  
以不服也下以齊心未服起責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此終所  
以服也欲盟也必收書及

○如師表裝 齊谷歸田  
規春秋紀要盟歸地之文而知札為大矣  
天下莫大於理云云二傳俱有前波德用即中間亦只從學

者口氣命個道理不必采把孔子卻克作對  
戰戰 表裝 取汶用 國棘 比國棘傳  
戰未服而不以德命可說我己敵而不以德後可說

戰戰 如師表裝 取汶用 言汶用 盟蒲比盟蒲傳  
信又不足以服大而要盟者均可說也  
谷有二層意國子所賦借一之請文子德則不說之說

取汶用  
經於故地之禮漫而正以王制為  
請於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去則宜奈何  
以下正吳請正疆里之事所橫蓋可知矣句要作貼於地於

加戰戰表裝同只作復地事實○隨加一此同  
取半裝 取汶用  
望國禮漫故地與得非其有者多異矣

取汶用 正疆域序系歸存封建  
規經志意於漫地漫國者而得與誰之義矣  
兩以雖各有與或繼地也意各不同演理會

○假滿 公也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送念也  
稱師者眾也罪是意言欲正則被侵者之危現象衛受盟伐

不故楚為揚橋之役故字正與特起於念故及反求諸已句  
相應善其重者只明不書侵我之非備說此便見得季孫辱

君非至人特重重以見罪也為國上柳句重者危在侵上屬  
民辱在盟上屬君去德意重辱及君父上不可以危國辱君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不日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  
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強理  
則取之不以其道典得非其有奚異乎然  
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  
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  
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  
繼絕世之義必有也魯在戰國時地方  
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  
所損益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  
所損益亦  
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音註

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  
氏旗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  
陽倫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  
王卒及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  
侵我師于蜀致路納賈漫而不書非諱也  
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  
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  
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  
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悵肆其褊心而  
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悵不求行之善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  
悵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  
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  
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音註

楚於是  
如典中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經紀夷而不皆謂者此同之則也

兩邊罪一秋方說得此同不可分交表宗夷者近或以正始  
近同對不知正始即在從同中亦分不開宜知傳非作蓋盟  
齊交楚之始不諱不足以見盟之事實則則亦同不  
必諱公而可知矣故于此不諱而人諸大夫以見意須得正  
始於從則從同自不費力

經紀中國之防故張夷觀夷者皆惡也  
俱以借王為案上而向服從而與之盟下此首東向而親吳  
二 會四國伐鄭  
經紀交兵而無寓書者皆惡也  
彼此無善意輕投過便泥晉多善而欲辭魯代上推出罪  
來附夷慶夷皆從楚侵魯衛言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他謀  
伐之初美家當停貼固不作子晉說亦不可按著罪即話頭  
宋衛未定只帶後

戰鄭 五國伐鄭  
以振然之師而有詞者附夷之罪重也  
新官哭哭  
不恭意輕只重非礼

鄭去疾伐許  
以洗夷者而虐小非義甚矣  
見後却伐許傳此其于步之一動也后用一之為甚其可謂  
乎意

當觀王之時而事伯其事悖矣  
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形正是斷其不朝周而朝晉之悖不  
可與喪畢乎看此春秋所為作句要重以其關係君臣大倫  
故不作尋常看  
加取汶陽只作事實破用懷惠家

經紀望國之攻故也示保民之道也  
汶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之故乃見得宜修德政消稅賦又  
稅賦輕力役及丘甲二者正修德政之大見無書法  
初稅畝 作立甲 取汶陽 圍棘  
望國叛而服之非道春秋所以託之也  
雖得必失自民心言曰添痛汶陽甚謬因晉有二命與棘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爾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綴  
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日宣宮者神  
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  
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官成而主未入遇  
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  
綴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  
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  
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  
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  
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  
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若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  
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  
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  
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  
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  
而後克喪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  
惡而益其侈無從矣大禮之厚薄稱人情  
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  
華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  
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  
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  
後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  
失自見此類是也  
豈不為末戒哉

夏公如晉



何干  
○初稅也 作在甲  
稅役前重民心所以勝也  
上懷田制民財下懷兵制民力要命貼日益重矣意說  
祇以圖練起未田作合題其續

以威信服或皆不知服賦之道也  
各以故或於起上制賦公不知治稅輕役下倒景公不知停  
信明義

加稅賦在甲取汝陽言汝陽分貼二也  
搭公平丘俱是賦本崇後求亦可但上重服賦下重故賦意  
欠整耳

而於內兵計其費其失服人反已之道焉  
上有命上將用大衆諸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衆諸禮

○庚夫聘及盟  
一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於本國則辱於外君則抗二意碎作后摠於惡中有惡意  
收不係國不言公二書法不係國言其無休國之心也蓋知  
國有疑則請盟於公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効信釋疑又相  
敵血是不信也于先王之典是于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原  
字重看遂字應生事專僉辱字應非禮不信貶其國以非  
禮不信之名非辱國也夫不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矣遂  
字只作事與旧主專与抗分似重遂字反去却不係國了  
俞聘 耐聘 庚盟 良夫盟

諸侯有聘至盟是命先王之典况俞術未有辭盟事不可作  
題

代唐谷如  
討赤狄之餘也借滋甲傳作文終不成題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谷如音註 唐谷如未  
音註 狄別種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音註 晉來聘  
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

孫良夫盟音註 聘而遂盟  
之於是始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  
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  
為非禮不信以于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  
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  
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  
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直入朝京師  
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  
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汝陽田之故  
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  
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  
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音註 棘汝陽之邑  
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  
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  
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賦作丘甲稅  
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  
之民也欵成公不知薄稅飲輕力役備德  
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失之矣



○鄭伐許 加去疾伐以昭一歲再伐  
以狗利之因而虐小經所也  
非以附夷為計利是通命其所以從晉與從楚者見其惟利  
是視也夷狄之行亦其通命却襄之為人而斷其多異于夷  
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全在此感動犯寡亦是逐利之見照  
傳况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唐小孟狄之意專重前段况又  
一轉特言其甚耳須知伐許是討其恃楚不事非為楚伐  
而國伐取成楚伐爭辰陵從楚戰如 晉伐 五國伐  
兩許伐 同單但叙事較詳耳

○四國伐 楚伐 辰陵 戰如 晉伐 侵衛 五國伐  
貳國惟計利為從遠狄道也  
事近流水止將利在中國數向楚斷束歸本服  
去辰陵侵衛同○只黑壤從晉辰陵從楚戰如晉敗侵衛事  
事禁同  
○此傳與四國伐即傳題相似須以此傳不出圍取前傳每  
以伐許 徐越伐吳  
春秋原素竹而黠虐小者原世類而進徒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傳以為告詞云云一字一義

義安在也下傳云或者以詞為主云一字一義義安在乎  
鄭伐許 晉伐鄭虞  
附夷效夷皆中國而夷狄也但上只義字下多信義  
楚子伐 晉侯伐 批意如 意如至  
以利從遠者非中國以利操縱者非伯主  
大國通好於內而知邦交之有間矣  
見齊如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后此同燕卒之戰可入亦  
收侵宋

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音註 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

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於鄆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無左衽矣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七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

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甲定王二年 四年 晉景十三 齊頃十二 衛定二 成十年 蔡景五 鄭襄十八 卒曹宣八 陳成十二 杞桓五十 宋共二 秦桓十八 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音註 宋始聘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音註 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桓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鄭伯伐許  
注於貳國虐小而著其忘親之罪焉  
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辭稱爵有汝安則為之意  
加鄭伐許只八書法內办起

五 杞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子求婦公以次女叔姬與之為杞后  
公夫人至是四十四年矣而姬被黜疑是叔姬與于桓公別  
有妾子為嗣姬內不自安而願歸魯也與他出不同觀逐喪  
傳叔姬本不應出云云可見作文只在書法上存意與刻伯  
姬歸同但此多標宗室句重戒父母上  
如杞朝歸亦姬只作事實○加伯姬歸杞主其屍其出句同

茂如宋  
見侵宋傳振旅元也

梁山崩  
春秋特紀天下之異故人君修實德也

冬城鄆音註  
鄆魯西  
邑音運

鄭伯悼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志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定王二十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  
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

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音註  
叔姬魯僖  
公次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音註  
仲孫蔑即  
孟獻子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音註  
穀齊地

梁山崩音註  
梁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

梁山韓回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纓微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備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



經紀服戴之信而均著其不臣之罪為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同盟亦是志同故之例善惡則存乎  
其事矣

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宜王側身脩行欲銷  
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  
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  
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  
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  
亦替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其可  
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音註

定王崩子  
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杞伯桓同盟

于蟲牢音註  
蟲生於地在陳  
留封丘縣北

立武官

武公名叔伯會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命桓桓於桓之時  
命祭法已絕於僖之世然重而制上祭法從而制說來不宜  
分者  
此立賜官皆是不宜立行父誇子較之功意如酬不入之禱  
取郵

經諸內君之使小示尊君之義也

以威國之惡嚴叙起倒書法作文謹微字指書法言蓋同  
一威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為慮世有不熾攻  
主進而甘助叔臣者故立為尊抑之音示臣子不可一毫有  
不憚人主而畏叔臣之意所謂謹微也傳雖以威項比斷然  
未出此服只當說說面抑臣意思方象卑題項傳是說諸  
君者不可移而請臣此傳說君不可不謹臣不可諱有微別  
○威項取郵

春秋隱公君之使小而辨公疾矣

尊君抑臣相附屬不可分全重書法上標挑剔謹微意各人  
此以是為后世尊抑者立個規則玩每謹於微云云可見  
顯父亦世貴趙鞅歸犯上加歸父如晉缺殺同

現臣強君弱之迹而聖人之謹微有以矣  
許賈 易勸齊意如朝吳本言極  
犯上 易公圖或遠歷很意如林父歸逐敵恒歸訟成  
犯上四句是說說下着一故字則已引實事証矣如此搭終  
是贊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  
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  
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  
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  
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  
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  
此類  
是也

丙簡王六年

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  
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  
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  
二十楚共六吳子壽慶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官

武官武公之官立武官非禮也喪事即遠  
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



威項 歸父奔 取鄆 朝吳奔 去取鄆同單或抑臣

經左尊君抑臣之義謹叔臣之禍也

如單渾瑊謹微意歸父朝吳事兵閉，止綴在虞設命申見  
得此義不行是以党與衆多而若擊若楚知有叔臣不知在  
君父也向使知所尊抑則二臣何以擅其叔二國之君何以  
失其柄執此春秋所以謹文

而視叔臣之勢重而知聖人抑臣之旨矣

只形家個棄特貴臣之禍不測見聖人諱取鄆不諱威項正  
有見於此也不可貴晉宣楚平

歸父奔 朝吳奔 會魯昭廿七召陵侵 或前事

視叔臣貪臣之害而有國可戒矣  
歸父家遣云云引犯上干主四句昭公弗納云云引國家之  
敗四句

良夫侵宋

經左與國凌大而漢陋其各名者  
見下侵宋傳要亦於字以罪魯者罪衛方妙魯是受命于  
聖者如晉之時此是漢伯宗同伐事案須別

此晉魯伐宋事案然未見得所倫唯新晉罪如出只魯魯不  
可所意虛發

定喬如侵

望國狗伯以用兵可陋甚矣

師出各名是春秋罪之也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也重  
事大倫字須玩將解之字正形容可陋之意隨字要於命上  
抑用大衆亦不可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魯素好以見此也  
之多名后二年宋家納幣一段乃驗其听命于晉之實身知  
好名干不可混用

加與喬如只作晉命事安○加良夫侵魯衛並斷

望國凌大字名即交好之始飲可驗矣

納幣比如傳另驗不可以始於平丘  
加良夫侵去納幣以事實証過魯衛並貢再去元聘處如更  
直截

五國伐 燕字

現三國兵好之同而用兵之各名見矣

此二比兼魯衛說○保認便作忠考分

即二國聘好之密而內兵之各名可知矣

通嗣君報蔡元禮作方地他邦交之字  
加五國伐燕字碎作大意向

或出蔡元聘壽納幣以永優既優分丁此非傳首○納幣比  
或亦以蔡元聘成八聘共相代之尤誤

或出蔡元聘盟稷祥此意如至傳公魯與邾通好句下傳字  
明文

內兵兩制於伯其不立可知矣

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日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為壇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為鬼

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

日立立者 音註 運音

不宜立也 音註 善

取鄆音註 鄆附庸 國音專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

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

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

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

差之毫釐終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

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

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

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

叔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

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

不之查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綠季

氏也朝只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杀身伴王

鳳也鄆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杀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典衆多知有叔臣

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尋君

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忠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 來朝

公孫嬰齊如齊音註 嬰齊叔 於二

壬申鄭伯曹卒音註 曹音秘○悼公 卒弟成公論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宋火十九卷



俱有不缺之句前同兵好

春秋外夷之不以而漢子伯匡之不戰也

楚既王既入于夷則鄂之皆楚即晉不楚改過遷善

是伐之何以宋春秋惡楚全在此處伐喪只帶之凡善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宋書也

紫相則則救鄂之善全重不逃殺上不可以救與不逃殺作

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逃殺也傳中不逃殺正用此句只在不

貪二縣之功上命則說與共全師之仁甚矣謂此析微執停

指殺國言亦說不海全師玩弄于時語還主不戰為是

主罪楚子晉而開作楚救字細玩善普正以罪楚則善救

善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以下又因多功而功出所以可

善於是命侵蔡惡楚事之救鄂于了不河執着善法宜以

楚罪手再起以救字證明隨與傳轉下善晉大發未收不

河以多功而謂其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于

嬰齊伐 ○此九年伐少秋字

更加兵反正之國非以甚云

經於伯匡恤患善其得之直焉

起於明惡楚意即以多功開起重不逃殺作收外仍帶楚

罪一句按左氏角之賜已自勝楚師還吾師遂侵蔡惡楚

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逃殺事在救鄂之流須叙游明

白不是救鄂之功謂善析微執停之功耳玩傳則多功也與

討功受賞二功字相在甚明

○乘善救

如伐鄂善救車題各此只與傳云入

削賊蔡 嬰齊伐 善救 肖原

以階夷而虐反正之國非以甚矣

傳說春秋黜楚正見將楚者為反正而楚伐為不義非有二

層一也作

加乘善救只與善法 ○加乘善只作鄂反正事實

賊蔡 敗箕 滅甲 滅比同

諸臣戡民以數功皆非仁也

季友費邑之賞欲缺一命之賞林父狄臣之賞士會敵見之

賞 司功受賞等句 京虎說個仁心王事以起下故舜于云

云不可擬題

經予奮用兵者不敵人之會戰功也

主戰功多功分珍城與不逃殺正相反須要相形或欲倒傳

不與

楚敗亦同兵及既接句正可相形

格城同伯禽宣王亦桓穆文平悼亦可分也

次陸 善救 肖原 次陸 肖原 肖原 肖原

經善伯匡不戰之兵以其救於二伯之仁也

春秋外夷之不以而漢子伯匡之不戰也

楚既王既入于夷則鄂之皆楚即晉不楚改過遷善

是伐之何以宋春秋惡楚全在此處伐喪只帶之凡善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宋書也

紫相則則救鄂之善全重不逃殺上不可以救與不逃殺作

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逃殺也傳中不逃殺正用此句只在不

貪二縣之功上命則說與共全師之仁甚矣謂此析微執停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

以侵書者潛師侵掠无名之意蓋陋之也

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晉會宋衛同伐

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

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昔

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

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殺鉞大衆就行而

師出无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

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

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

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所命於人

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也自

是必開滅也而後貶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

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

能背夷即華是改過迂善出幽谷而迂喬

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

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

於文无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

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善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若矣按左氏晉楚

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

則无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春秋之所以善

乘書也兩軍相加兵亦既接析鉞執停計

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

而首格者舜也因羈而崇降者文也次于

陸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

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

迂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春秋外夷之不以而漢子伯匡之不戰也

楚既王既入于夷則鄂之皆楚即晉不楚改過遷善

是伐之何以宋春秋惡楚全在此處伐喪只帶之凡善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宋書也

紫相則則救鄂之善全重不逃殺上不可以救與不逃殺作

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逃殺也傳中不逃殺正用此句只在不

貪二縣之功上命則說與共全師之仁甚矣謂此析微執停

指殺國言亦說不海全師玩弄于時語還主不戰為是

主罪楚子晉而開作楚救字細玩善普正以罪楚則善救



二伯不計戰勝之功也王事矣

只重不戰戮于仁上禮與誠不用究心服罪久服甚輕若

他不勝之功便與乘善不合矣以舜文起以乘善繼

加召陵會申同○或只出完盟會申題意未完

○書救部 書伐部

經筆湖內外之救兵而虐夏洪夷者罪俱見矣

二邊以郭作案惟却反正故楚不常伐惟郭楚夷故楚不許

救

搭次郭謂子之救同意然見楚人救衛下

書救 七句还

上不近殺之仁以多功办起下不伐共之仁以專制办起

隱鼠又食

察於物變當以強臣為戒也

一次傷或備災之道未及今改卜又傷則與人爭干乃天受

之異必有以致之符矣傳云理或去也原不說不宣條之

出歸父如晉戰主宣公有虞三桓二句一串作

吳伐部 鄭已姓太陳漢

春秋始修德借考者示尊王之義也

夷狄原該舉名到強大時亦只該稱子吳吳國侯之子吳亦

○伐部 黃池

經惡借考者皆以維王室也

借周室乘近所存考考與茶可句至意禮莫大于分莫大

於名命主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即莫左於階莫重於祭

封內有望曰太山不曰河海

不如得空

然於望國舉祀特志其禮之備焉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借字意與傳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

同

○伐部九國故馬陵

春秋惡外暴而詳伯義以此其罪焉

傳先以楚源說起而下文一則曰楚源益明一則曰楚人暴

橫虐楚源之說益張以激楚暴上此題宜以楚為

主中開於子晉中形存出楚之強橫而以故盟于馬陵云云

結局不必以大合及同病平對二比鄭等只点还他三書法

通源知同盟不是特書一与莊之欲討微野句家重蓋春

秋源率兵之必奇非係於誅討之義則楚兵加內未有不取

者也

○伐部 九國故

原主楚晉兩分而意相開上云楚暴而晉救其可已下云

晉救而楚罪不在若我知玩不如倒楚為得大意同上

○此六年伐多秋字

丁簡王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魯

宣十一年 景八 鄭成公 輪元年 曹宣十一

陳成十五 死桓五十三 宋共五

秦桓二十一 楚共七 庚壽夢二

春王正月 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 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音註 鼯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尽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尽也改卜牛鼯鼠

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

以免有司之过也有司免过即變異也其

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賤上食而又食

王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

志至成始弗戒 音註 解音

矣理或然也 音註 球音

吳伐鄭音註 鄭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

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

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曰吳伯

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

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

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

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

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

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

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

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伐命祀祭

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

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

春秋十九卷

十五



外夷驪兵于從正之國罪自見矣

加六年嬰齊伐同但重擗羊上

○政師馬陵 見全經

春秋詳伯長之動而外橫可知矣

九國救

伯主勤恤出之兵存使特其之也

予晉安遠是正意以大合親往齊之楚亦鄭善兵用微出楚

勢蓋服三之維歷下之詞亦要律序近交主此作文是未玩

傳止亦字故也

○馬陵

即謂侯慎外之同而外橫可知矣

傳中故盟于馬陵故實陳蒙上宋而說諸侯同病上形出楚

橫曰說于晉之懷甚至謂○凡以其初擬此題者今悉刪

去入陳 燕年 嬰齊伐 齊救 嬰齊伐 救鄭馬陵

外夷驪兵及正之國以勸中委春秋所誤罪也

背更即案鄭之善也楚為是疑伐吳于莊之討滅矣現晉遣

將不已而親往親往不已而為盟則楚勢之張楚橫之甚當

何如款款不行歟

入陳 燕年 大德同隨去一此皆同

入陳 嬰齊伐 嬰齊伐

外夷屢與犯順之師非討罪可例也

以其背已而進指與向極重正說所以異於楚莊也類年只

作事寔

加燕年同○或加九國救作書法以及楚蓋伐鄭中自有不

待駁絕句也若與燕年此同出主楚罪並明而亦善亦善句

便有謂

燕年及正嬰齊伐 嬰齊伐 燕年 九國救楚罪並明訂書

亦著

外夷屢虐及正之國經托伯義以著罪焉

齊救 九國救馬陵

詳伯長之兵信而夷勢之益張見矣

只主前此晉遣至末一段以二救事作而馬陵照故字孫揮

救凌

加二國伐同但以楚顯年時錄重命起

○書救 九國救 加二伐大意同

與伯義之疏勤而夷勢之張見矣

與前題同只不用故盟于馬陵云云耳

九國救 齊書伐

春秋筆削救兵而知氣國之善不善矣

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以秦楚為密

出嬰齊伐鄭嬰齊伐魯同伐晉服之謬已亦汝矣  
○吳入州來

經紀強英用志凌外之漸也  
見成敗傳四隣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隣  
亦不可謂制也此正是凌楚始事故持志之失人意只伴葬

亦據後世并兼

封畧言之爾

卷十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 齊侯

頃 宋公 衛侯 曹伯 莒子 邾子 杞

伯 桓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音註 馬陵

楚人軍旅數起癩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

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

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

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

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

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

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

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

病楚

也

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

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音註 州來楚邑○吳楚交兵不書

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

晉人為之也

冬大雩

猶孫林父出奔晉 音註 同上

春秋胡傳卷之十九 終

春秋經傳集解



公至自會

冬大雩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晉人燕之 晉人燕之

吳人來迎 吳人來迎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